

網路酷兒再現娘娘腔

林淳得

一、前言

多年來，同志團體一直在努力從事同志平權運動，爭取同志權益，但在爭取同志權益之前，先自己反省一下，我們是否有一些行為讓社會大眾不能接受？……這些變性慾族群的言行卻一直重覆在社會大眾面前，讓社會大眾覺得很嘔心！這更加深社會大眾對同志的刻板印象！這樣我們同志永遠抬不起頭來，更別說是同志平權運動了！……CC(註1)不是Gay，而是變態，Gay是有男子味，外表不像女生，只是男生互相吸引，CC純屬變態，應該屬於女人類，不關Gay的事，CC真嘔心！真嘔心！Club1069不應該讓CC進來！

——真正的同志

2000年秋天，當我首度登入這個號稱台灣最受歡迎的「男同志」(註2)網站之一的「Club1069」時，整個討論區便瀰漫著一股「革C」的煙硝味，一群自我標榜為「陽剛不C」的「真正的(男)同志」信誓旦旦地宣稱著，惟有CC Gay和跨性/別者(註3)從這個社群消失，男同志(男同性戀者)方能為主流社會所接納，於是，對於他們而言，性壓迫的

根源似乎不再是那個看似抽象而遙遠的「強制性異性戀霸權」(compulsory heterosexual hegemony)；反倒是這群環繞身旁、令人火冒三丈、卻又除之不去的「死妹子」。

然而，即便在一片撻伐聲中，一群使用「女／陰性 ID」的網友們依然屹立不搖、打死不退，歡愉地藉由文字進行一場場精彩的「跨性／別操演」(註 4)。更令我驚奇的是，當時極力展現陽剛特質的我，竟也如著魔般地、無法自拔地虛擬了一個女／陰性的主體，共同參與這類的線上操演。甚至，在與這群網友進一步互動後，我也了解到，這類的跨性／別操演並不限於討論區的文字描述而已，它同時可以再現於「聊天室」(chat room)、「視訊」(net meeting)、「線上遊戲」(online game) 等等。再者，他們的慾望流竄場域也並未框限在同志網路空間，甚至還延伸至一些主流異性戀的線上世界。

這篇論文是我與一群「網路酷兒」(cyberqueer) 長時期互動後的成果。論文一開始，我探討了娘娘腔及圍繞著它的相關議題，如何以一個「難題」(trouble) 的形式，持續地困惑著、但也不斷地「酷異著／質問著」(que(e)rying) 學術界 (特別是「精神分析學派」) 及男同志社群本身；其次，我將透過受訪者的「敘述故事」(story telling) 的形式，再現一篇篇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男孩童年回憶，及他們 (註 5) 如何在網路虛擬世界進行「酷兒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甚至如何藉由此一操演得以擁抱那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憶，進而自我療傷、自我培力。在結論部分，我更藉由反思自己在整個研究進行中的位置，以敘述個人的娘娘腔童年史，及如何正視那原本即是繁複變動的性／別主體。在文中的某些片段，我以「生理男性」指涉我的受訪者，其用意無非是強調他們如何在此一生理基礎上，由於無法或不願表現出主流社會所強制的性別特質，而為異性戀性別二元霸權所壓迫。我非但無意服膺任何偏執的生理決定論調；其反而成為本文主

要批判的對象之一。

關於跨性／別族群對於自我主體的打造工程，我相當同意何春蕤的觀點，「跨性別主體的自我反思大業，配搭著他／她們在矛盾和不協調的身體——身分中經驗到的社會壓力和脈動，往往也使他／他們至少不斷嘗試『跨越／轉化』既有的性別範疇。面對著這些不但打造各自身體也打造性別內涵的主體，所有的認同理論、性別理論的定論斷語都需要讓開一條路，積極提供一些幫助跨性別者自我壯大的論述。」(何春蕤 2002: 41)。因此，我必需坦承，在這篇論文中，所有用來指涉我的受訪者的描述辭彙及引用理論，必然有其侷限性，而絕對無法完整地再現他們那持續變動、繁複的性／別主體。然而，即便這篇論文只是反映出相當有限的面向，我仍希望它有助於性／別異議者對於自身性／別主體的不斷探索及對異性戀性別二元霸權體制的持續抗爭。

這篇論文的研究方法雖然結合了「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及「參與觀察」(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但事實上，整篇論文的主要資料乃取自於深度訪談的成果，再輔以一些文本的分析心得及個人參與觀察的反思。面對面的訪談部分，主要是採取「非結構式」(unstructured)；但在與其中一名訪談對象進行五次的國際越洋電話訪談的部分，則是屬於「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論文中所引述的訪談內容皆力求以原貌再現；但其中所出現的少數括弧內的文字，乃研究者為了使脈絡完整呈現或讓語意更為清晰，所不得不作的補充說明或潤飾。

出現在這篇論文裡的四位受訪者的「網路花名」分別為：「第三性妖精」、「『零』氣逼人娃娃熊」、「女政戰」及「韻貴人」。關於他們的個人背景，在兼顧他們的隱私的前提下，我僅做一些基本而模糊的簡介：

- ◎ 第三性妖精：一位男變女的變性慾者（註 6），1965 年出生，曾在日本接受大學教育，目前在台北縣從事設計方面的工作。第三性妖精一名的由來，根據受訪者的說明，除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外，更因為扮裝後的他，確實美豔如妖精。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夠順利地進行變性手術。其在虛擬世界裡的慾望流竄場域包括討論區、聊天室及視訊。我與第三性妖精進行過三次面對面的訪談，都是以非結構式進行，第一次訪談是在 2001 年 10 月 13 日，地點是在台北市公館晶晶咖啡廳，我以筆記的方式記錄整個訪談內容；第二次訪談則是在 2002 年 4 月 3 日，地點是在受訪者的辦公室（當時為下班時間，並無其他同事在場），訪談內容以錄音方式記錄；第三次訪談是在 2003 年 2 月 21 日，地點是受訪者位於台北市南港的住宅，在此次訪談進行前，受訪者還邀請我觀看他與網友們的視訊情慾互動過程，訪談內容以錄音方式記錄。（註 7）
- ◎ 「零」氣逼人娃娃熊：擺盪於男變女變性慾者及陰柔男同性戀者兩種身份認同之間，1969 年出生，擁有碩士學位，目前在台中市從事文教事業。關於其網路花名的由來，乃因為目前的他改走「熊族」（註 8）路線，且自認擁有一張可愛的娃娃臉，又堅持做愛時只扮演「零號」（被插入者）的角色。最大的願望是，能擁有像港星莫文蔚一樣的傲人身材。其在虛擬世界裡的慾望流竄場域包括聊天室及視訊。我與娃娃熊（簡稱）進行過一次面對面的訪談，時間是 2002 年 4 月 6 日，和從那次訪談之後到同一年的 11 月間的五次國際電話訪談。唯一一次的面對面訪談是在台北市安和路的伊是咖啡廳進行，訪談屬非結構式，內容以

錄音方式記錄；電話訪談部分，以半結構式進行，訪談的內容則以筆記方式記錄。

- ◎ 女政戰：在真實世界裡，他是一位蓄著小鬍子、表現出一種成熟陽剛特質的男同性戀者，1968年出生，大專學歷，目前在台北市從事服務業。關於女政戰一名的由來，乃是因為命名當天適逢雙十國慶，電視上正轉播政戰學校花木蘭儀隊通過司令台前英姿煥發的場景。最大的心願是，希望在真實世界裡，能夠達到一種完美的陽剛典範。其在虛擬世界裡的慾望流竄場域包括聊天室及討論區。我與女政戰進行過兩次面對面的訪談，第一次在2002年4月14日，地點是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誠品地下一樓咖啡廳；第二次則是在同年的5月6日，地點在台北市松江路的伊是咖啡廳。第一次訪談的內容以筆記方式記錄；第二次則是全程錄音，兩次訪談都屬於非結構式。
- ◎ 韻貴人：一位陰柔的男同性戀者，1971年出生，高中畢業，暫居台北市，在歷經一段顛沛流離的失業期後，終於在一家便利商店找到一份大夜班的工作。韻貴人的命名靈感取自於華視八點檔連戲劇《懷玉公主》裡的一個狠角色，他挪用這個名字、角色，主要是為了教訓一群「恐C」（註9）的男同志。其最大的心願是，有朝一日能夠找到一個真正愛他的陽剛猛男哥哥。其在虛擬世界裡的慾望流竄場域包括聊天室、討論區及線上遊戲。我與韻貴人進行過兩次面對面訪談，兩次均是非結構式，第一次訪談時間在2002年4月5日，地點在台北市敦化南路的誠品地下一樓咖啡廳，訪談內容以錄音方式記錄；第二次訪談時間是在2003年1月12日，地點是在台北市二二八公園旁、懷

寧街上的 Skylark 餐廳，訪談內容也以錄音方式記錄。我並對韻貴人進行過一次線上遊戲的互動過程觀察，時間為 2002 年 12 月 26 日，地點是在受訪者經常光顧的一家位於台北市後山埤捷運站附近的平價網咖。

這篇論文是我在初步完成田野調查後的部分資料整理，初稿曾以〈網路扮裝皇后再現娘娘腔：在虛擬實境中歪造跨性／別的慾望主體〉為題，發表在 2002 年 12 月 14-15 日於台中東海大學所召開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並有幸聆聽丁乃非、何春蕤、甯應斌三位教授的寶貴評論、意見，之後，我又根據一些最新的田野資料，而做了某種程度的增補、改寫。這篇論文得以順利寫成，完全要歸功於四位受訪者；但其中的任何缺失，則完全由我一人承擔。

Ken Plummer 認為，「情慾故事的敘述」(sexual story telling) 一直都是在權力的流動中進行著，因為什麼樣的故事能被敘述，什麼樣的故事又不能說出口，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的過程 (Plummer 1995: 26)。如今，我們這群網路酷兒們得以一種論文的形式，在「神聖的」學術場域內，敘述著我們那來自最底層的、不被允許說出口的、充滿羞辱感的情慾故事，我們希望這將會是一場永不停止的「酷兒政略」(queer politics)。

二、娘娘腔的難題 (effeminate trouble)

每個孩童皆與生俱備雙性戀的傾向，亦即一個小男孩不僅會對其父親呈現曖昧兩歧的態度，及對母親懷抱著依戀的情感；同時，他也有可能舉止宛若女孩，對父親懷抱著一種陰性化的愛戀情愫，而對母親呈現出一種妒恨

仇視的態度。

—— Freud 1991: 372

真實的性別或者靈魂的性別這類的東西，好像太抽象了，我比較相信每個人都同時具有陰性及陽性的性格面，你不能說一個人有一根屌，他就完全失去陰柔的一面，應該是說先天、後天的因素都有才對，我比較相信先天影響的是你的性傾向，後天影響的是行為舉止。

——女政戰

上國中之後，娘娘腔的稱號就緊隨著我，有幾個同學會把我拖到廁所，要強脫我的褲子，想知道我是男？是女？於是，我就會在裡面多穿著一件很緊很緊的褲子，把所有的第一性徵的部位蓋得緊緊的，讓人家摸不出來，感覺是平的，我不是很喜歡這個第一性徵出現在我身上，我覺得它是多餘的。

——第三性妖精

美國精神分析學家 Richard C. Friedman 在他那本充滿爭議性的著作 *Male Homosexuality* 一書中，以一個章節的篇幅，詳實地鋪述「童年期娘娘腔」(childhood effeminacy) 與「成年男同性戀」(male homosexuality in adulthood) 的緊密關連 (Friedman 1988: 33-48)。Friedman 代表著美國「後 DSMIII」的「修正主義精神分析」(revisionist psychoanalysis) 思潮，其所關注的焦點在於，隨著同性戀行為本身的去病理化後，如何積極尋求一種可建構娘娘腔男孩的性別認同錯亂的科學論述基礎。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酷兒學者 Eve Kosofsky Sedgwick 在她那

篇為國內學界所熟悉的‘How to Bring Your Kids Up Gay: The War on Effeminate Boys’（中譯為〈如何將孩子教養成同性戀：為娘娘腔男孩而戰〉）的論文中，便對 Friedman 上述著作中，如何以修正主義精神分析的觀點，將娘娘腔男孩病理化而大加撻伐；但對於 Friedman 以同樣的研究方法所歸結出的結論，亦即「童年期的性別角色及性別認同上的阻礙（娘娘腔）與成年期的顯著的（男）同性戀特質之間存在著關連性」，則是傾向接受（註 10），並據此論點進一步抨擊（男）同性戀運動及成人同志論述中對於娘娘腔男孩議題的漠視、貶抑、污名化，已再現了「一種糾纏著（自我）滅絕的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c）、陰性恐懼症（gynephobic）及孩童恐懼症（pedophobic）的仇恨」（Sedgwick 1994: 157-8）。

這彷彿意味著，保守的修正主義精神分析家與基進的酷兒學者，即便在如何對待娘娘腔男孩的立場上南轅北轍，但在由成年男同性戀者身上極有可能地反推出一段娘娘腔童年史的論證方面，似乎已取得若干共識。但這樣的觀點卻也引發相當大的爭議，特別是在以「去污名化」作為主要抗爭策略之一的台灣男同志社群內。換言之，依一種盛行於「圈內的」主流論述觀點看來，如果「圈外的」強制性異性戀霸權認定「男同性戀者就是娘娘腔」的話，那麼反抗這類「污名化」的最佳利器，似乎就是再現「男同性戀的陽剛特質」（gay masculinity）。於是，積極建構一種以陽剛特質為基調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男同性戀者也是男人，男人就應該陽剛」，並進而規範『情慾認同』（sexual identity）——「男同性戀就是一個陽剛的男人慾求著另一個陽剛的男人」，便成為當務之急。

無疑地，這類的論述本身就是（或極容易流於）一種排他性的壓迫，它似乎以「父之名」（the Name-of-the Father）重新授予那些自認生來陽剛或雀躍自己已從「CC 惡習」（註 11）中矯正過來的男同性戀者們

的「陽具」一種相對性的威權(註 12)，不僅可針對 CC Gay 大肆抨擊，對於長期性或暫時性依存於圈內的跨性／別族群，更是趕盡殺絕。一篇發表在 Club1069 討論區，由一位署名為「C 妹滾出同志圈」的男同性戀者所撰寫的〈她們跟我們不是同志，志不同道不合〉文章，堪稱此類排他性意識型態之極致：

男不男、女不女勿，很差勁！講話還要比蓮花指，看就想吐，嘔心！走路又扭扭捏捏，跟狗沒什麼兩樣，你們有看狗走路嗎？當然，也有些人跟兔子一般跳來跳去，真是敗壞同志的印象。一般人以為，所有的 gay 都是溫柔漢，就像 Tony Chen……，難道那些像娘們的同志，妳們將為抄(炒)新聞而跟阿蓮求婚嗎？好想吐！衣服呢？花花綠綠也就算了，吃飯也叽叽喳喳、嗲聲嗲氣，真的很可卑也！總之，妳們這些異類們，請你閹了它吧！以免我看了就想打，幹！！！！！！

—— www.club1069.com

上述的文章活現了盛行於台灣男同志社群內的「集體娘娘腔恐懼症」(collective effeminophobia)，我認為，有關它的成因、運作的邏輯，以及它與認同政治、本土的同志運動和全球化的男同性戀陽剛文化之間的糾葛關係，一直都是一個令人困惑但卻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總之，娘娘腔以及圍繞著它的相關話題，對於學術界及男同志社群內的一些憂心忡忡的「有志之士」而言，長期以來，便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它之所以成就為一個力道十足的夢魘，在於有關它的成因及表現風格，根本無法被整齊劃一地放置在一個標準化的架構下來檢視，它總是沿著多種詭異的渠道，不時繁衍、四處流

竄。在接下的段落裡，我將聚焦於精神分析學派如何以「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 架構進行陰柔男同志的性／別認同的探究，以說明娘娘腔這個議題本身，如何以一個難題的形式，不斷地攪亂、酷異主流論述。

精神分析學家 Sigmund Freud 在解說孩童經歷伊底帕斯情結後所可能形成的性／別認同時強調，「隨著伊底帕斯情結的解除，小男孩對於母親的情感依戀必需被迫放棄，它的位置將被兩樣事物當中的一樣所取代：或者是性別上認同他的母親，要不就是對其父親產生一種強化的性別認同，我們習慣上視後者較為常態；它允許小男孩在若干程度上保留著對母親的愛戀關係」(Freud 1991a: 371)。Freud 上述的性／別認同形塑的闡述無疑是充滿異性戀性別二元論調的偏見，他不僅凸顯異性戀關係的優越性，更隱約地指出，每個人在經歷伊底帕斯情結後所形塑的性別認同，只能納入「陰柔」或「陽剛」的兩大範疇之一。Freud 認為男同志在經歷「消極的伊底帕斯情結」(negative Oedipus complex) 後，便循著類似異性戀女孩的性／別認同模式——「認同母親、愛戀父親」，因而呈現陰柔、女態的性別特質。但他無法解釋何以部份男同志終其一生皆呈現一種陽剛特質(註 13)？以及何以陽剛的男同志會慾求陰柔的男同志？甚而依其強制性異性戀的思維模式，亦即，「無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陰柔與陽剛兩種異質的性別特質必定相互吸引」，也無法說明諸如在台灣男同志社群內盛行已久的「陽剛猛男伴侶」，以及正在興起中的「CC Gay 姐妹相戀」現象(註 14)。

Kaja Silverman 窺出上述 Freud 的消極的伊底帕斯情結架構所面臨的諸多難題，而嘗試在其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一書中，挖掘實際上已存在於 Freud 的文本之中、但未被其察覺的所謂「希臘模式」(the Greek model) 及「李奧納多模式」(the Leonardo model)，以強化

整個伊底帕斯理論架構對男同志性／別認同形塑的詮釋 (Silverman 1992: 339-88)。

Silverman 所挖掘的「希臘模式」，說明了認同父親的成熟陽剛男同志，藉由慾求其他年幼男同志的行為，以滿足其自戀過去那個年幼陰柔自我的慾望；另一方面，如同 Freud 所強調的，也因為年幼男同志身上的陽具，預設著他目前所透顯的陰柔特質，將隨著年歲的增長，轉化為如同自己（成熟陽剛男同志）此刻所具備的陽剛特質，而同時滿足了他自戀此刻所具備的陽剛特質的慾望 (Freud 1991b: 56)。總之，這是一種雜揉「自戀」及「雙性戀」的模式，它雖然解釋了何以成熟的陽剛男同志心儀年幼的陰柔男同志；然而，只單憑 Freud 個人對陽具至高無上的陽剛特質的信仰，卻無法充份說明一群陰柔男同志，何以拒絕蛻變為「陽剛成熟叔叔」；反而毅然躋身於「媽」（註 15）字輩的「資深陰柔男同志」？

相較於「希臘模式」對於成熟男同志身上所彰顯的陰柔特質的詮釋上的無能為力；「李奧納多模式」則提供了較為寬廣的想像空間。Freud 根據著名的藝術家兼科學家李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的童年回憶，「一隻兀鷹用它的鳥尾撥開我的嘴，並且不斷地戳刺我的雙唇」，歸結出李奧納多被壓抑的同性戀傾向。Freud 考證指出，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母親」一辭是由兀鷹的圖形所再現，且在古埃及人的想像裡，所有的兀鷹都是雌性的，它們是藉由在空中飛翔時，張開陰道，從風而孕；另一方面，「鳥尾」(tail; coda) 則是廣泛被用來指涉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符號，因此，他認為，李奧納多的這段童年回憶所表達的是一種渴望被陽具插入的幻想，而這類的幻想則常出現在女性及所謂「被動的（男）同性戀者」(passive homosexuals) 身上 (Freud 2001: 30-42)。

Freud 進一步考證了李奧納多的生平後發現，他在五歲之前都還

是與那位出身低微而遭生父遺棄的生母相依為命，之後因為元配無法生孕，李奧納多才被生父接回撫養，自此被迫與生母分離 (Freud 2001: 42)。由於李奧納多在與生母相依為命的這段童年歲月裡，也正是他內心世界形成的最關鍵時刻，因此，Freud 推斷，其童年期有關兀鷹的回憶並非確有其事，而只是反映出被壓抑在潛意識裡頭那股對「陽物母親」(phallic mother) 的愛慾與認同。男孩壓抑了對母親的愛慾之後，便將自我置放於母親這個角色位置上，他不僅在性別角色上認同母親，更如同當年母親愛戀自己一般愛戀著其他的男孩；他將對母親的愛慾保存於潛意識中，並忠貞於母親，而這也促使他不斷地且立即地從與其他女性產生愛戀情愫的可能性中逃離，以確保對母親的絕對忠貞 (Freud 2001: 52)。

Judith Butler 在解讀 Freud 的文本時，也窺出這類「將失去的愛戀對象內化為自我性別認同的一部分」的所謂「性別憂鬱症」(melancholia of gender) 模式，並挪用此一模式以顛覆性地推斷，一位陽剛的異性戀男性，其潛意識裡極可能是個不折不扣的愛慾父親的同性戀者；相對地，一位陰柔的男同志，其潛意識裡也極可能是位忠貞不二的愛慾母親的異性戀者 (Butler 1999: 73-91)。

然而，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在這樣的一種詮釋架構之下，如果一位男同志所認同的母親是位陰柔的女異性戀者，跟另一位男同志所認同的母親是位人工受孕的「女同志」，或是一位性別表現中性的「女雙性戀者」，或是同時具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兩性人」(hermaphrodite)，或他所認同的親生母親是位後來完成變性手術的「女變男變性者」，甚至他所認同的母親並非單數，而是「一對女同志伴侶」或是「一群撫養他長大的扮裝皇后」，那麼，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娘娘腔難道會只有一種形式、風格嗎？甚至，他們都一定會娘娘腔嗎？再者，一位認同母親的陰柔男同志難道在潛意識裡就一定是個異性戀者嗎？如果

陽具未必能如 Freud 所預期的，保證使一個年幼陰柔的男孩蛻變成爲一位成熟陽剛的男人，甚而，如果擁有陽具未必就能和產生男性認同劃上等號的話，那麼我們似乎無法排除一種另類的可能性，亦即，一位陰柔的男同志，其潛意識裡也可能是位「女同志」——他可以藉由一種想像的「自我閹割」(self-castration)，讓自己徹底與母親結合，並以此一強化的性／別認同，表達對母親忠貞不二的愛慾，使得認同與愛慾的對象合而爲一。

這樣的一種另類模式，或許可以說明一對 CC Gay 姐妹的愛慾關係；甚至可以進一步挪用解釋，為何一些更爲邊緣化的男變女變性／慾者及扮裝皇后的情慾對象，並非生理男性，而反倒是生理女性（註 16），亦即，其變性及扮裝的目的並非爲了當一個女異性戀者，而是爲了成就一種女同志的認同，換言之，這群「另類女同志」完全跳脫了 Freud 對於慾望與認同必需分離的偏執及對陽具崇拜的迷思，其除了在性別上認同母親外，更嘗試在其他的生理女性或陰性男性身上，尋求那種被壓抑的對母親的愛慾滿足。如此一來，Freud 所謂「去勢情結」(castration complex) 及「陽具妒羨」(penis-envy) 的普遍有效性便受到顛覆；甚至也質疑了 Silverman 所宣稱，「除非透過陽具的這層關係，否則男性主體便無法愛慾及認同他的母親」(Silverman 1992: 373)。我將在接下的幾個章節裡，透過我的受訪者的親身故事敘述，進一步論證何以「去勢情結」並非在每個生理男性身上皆奏效。

三、敘述娘娘腔故事 (telling effeminate stories)

於 1980 年所發表的同一版本的 DSM-III 中，首度不包含同性戀這個記錄項目，但它卻首度加入一項新的診斷，其編號爲 302.06(爲了方便健康保險的相關作業)，所謂「童

年時期的性別認同錯亂」。表面上，這項診斷似乎保持其性別指涉上的中立性，但實際上，卻有一種高度的差別待遇存在於男孩與女孩之間，換言之，一個女孩只有在解剖學上被認定是男性，如她確實擁有或未來將長出陰莖，才會被貼上一個特殊案例的病理標籤；反觀男孩，只要他自我認定「沒有陰莖會比較好」，或是「透過扮裝或模仿女性的服飾，或是藉由強烈渴望參與女孩的遊戲與休閒娛樂，以表現出一種對女性刻板行為的全神貫注」，便可以被視為童年期性別認同失調而接受治療。

—— Sedgwick 1994: 156-7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們班上有一個女同學，她長得很像 T(註 17)，很 Man、超陽剛的，運動很行，她很喜歡取笑我，常笑我娘娘腔，還罵我為什麼一個男生還比不上一個女生，我記得有一次，我很生氣、很生氣，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你知道嗎？我竟然在教室拿刀要追殺她耶！還有國一的時候，也有一個男同學常笑我娘娘腔，我還在週記上說我想殺掉他，害我們班的導師緊張死了。

——韻貴人

那件事是發生在國一下學期，老師為了我的行為舉止娘娘腔，還有喜歡上隔壁班男生的事情，專程到我家來，老師走了以後，我媽就馬上把門關起來，當場要我脫褲子，看我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她叫我自己脫，我就當著我媽面脫了。我那時候唯一的感覺是，我被老師出

賣了，我媽生氣幾天後，這場風波就慢慢平息了，但我的心態上還是覺得，第一個老師背叛了你，第二個或許我那時也覺得這種事（娘娘腔和喜歡男生）是不對的。

——女政戰

女性主義學者 Janice G. Raymond 在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一書中，針對男變女變性／慾者展開一連串嚴厲的批判，她那充滿歧視意味的宣稱：「男變女變性／慾者不是女人，他們是偏差逸軌的生理男性」（Raymond 1980: 183），更引來支持男變女變性／慾者人權的運動份子及學者的一陣撻伐（註 18），此外，Raymond 更不忘將砲火指向那群她所認定的「妄想天生擁有陽具的男性身體上表現出女性陰柔特質」的扮裝皇后及 CC Gay。她最具爭議性的見解之一為，女人穿上男裝是為求舒適與便利；但男人一旦以女裝現世，便是圖謀不軌，既鞏固了性別二元刻板印象，更滿足男人自身的一種曝露狂的醜陋慾望（Raymond 1994）。

Raymond 所服膺的「女同志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為美國七〇年代「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的主力，代表一種厭惡、仇視生理男性的思想極致，但不同於 Adrienne Rich 等人對男同性戀多元情色文化的百般撻伐（張小虹 2002: 253）；Raymond 則另闢戰場，將矛頭指向一群男跨女的跨性／別族群的多元性／別表現。她對男跨女跨性／別族群的抨擊，除了符應主流社會對生理男性及生理女性所分別設立的差別性的跨性／別容忍度外，更曝顯了部分女性主義者在認識論的角度上，以是否擁有（或曾經擁有）陽具為其主要判準，來對生理男性主體進行一場本質化的打造工程。一旦她們啟動那單一向度的生理女性防衛體系，令人擔憂的是，她們所捍衛的，恐怕不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偉大平權夢想；反倒是一個被牽引到生理

決定論的性／別認知蠻荒時代的厭惡男性基調。

隨著九〇年代酷兒論述的興起，尤其是 Butler 援用 drag 的扮裝表演，以闡釋其相當具影響力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 概念後，西方學術界似乎也開始關注跨性／別的相關研究，但在這一波研究風潮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是一群具備變性／慾者身份認同的學者相繼現身學術界，單以英國為例，當前十分活躍的變性／慾者學者，即包括女變男的 Jay Prosser、Stephen Whittle，以及男變女的 Carol Riddle 等。這些學者基於自身的性／別轉換的生命體驗，既提出關於跨性／別（特別是變性／慾特質）的精闢見解，更對以往的一些性／別論述展開批判。

以 Jay Prosser 的 *Second Skin: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一書為例，他在書中提出所謂「體現」(embodiment) 的概念，以作為變性／慾者的主體打造基礎，他強調，此一體現所關涉的不單是物質肉體本身而已，更是那種安居於物質肉體的感受 (Prosser 1998: 7)。Prosser 在書中更批判 Butler 的性別操演的概念，他認為，此一概念雖被許多人深信揭露了那些非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的偶發性結構，但它卻嚴重漠視了跨性／別者、特別是變性／慾者打造自我主體的能動性。Prosser 強調，變性／慾者有著自己的「非操演」(non-performative) 的軌道，循著此一軌道，她／他們非常明確地、未曾間斷地、一心一意地打造自身的跨性／別主體 (Prosser 1998: 27-33)。

然而，Prosser 的上述見解畢竟是植基於歐美的社會脈絡。以其目前定居的英國社會為例，變性手術的相關醫療技術十分先進，且政府並未設定嚴格的變性手術年齡門檻（註 19），而是由醫生針對個別變性慾者的生理及心理狀況進行評估、診斷，以決定是否符合接受變性手術的條件；而通過評估者更可向政府申請「國家醫療服務基金」(NHS funding) 的手術費用給付（註 20）；反觀台灣，非但一些相關

醫療技術仍在改良中，變性慾者更需要自己負擔龐大的變性手術費用，甚至現行法律還對變性手術強加種種不合理的限制，諸如年齡必需四十歲以下及父母的同意書等，以致許多變性慾者被迫打消手術的念頭。

如果 Prosser 所揭櫫的變性／慾者軌道，是一種在西方社會脈絡下的高舉能動性的軌道，一種目標相當明確的變性／慾者的軌道，一種可以一心一意甚而心想事成的主體打造的軌道，那麼，它是否可以充份地被用來解釋一群無法或不願進行變性手術的台灣變性慾者的處境，實有待商榷。相較之下，基於在地的田野調查結果，何春蕤則進一步挖掘 Prosser 的「體現」此一概念的潛在意涵，她認為，「在這個說法之內，自我與身體都是開放的、動態的存在，在與周遭社會各種力量的互動中不斷改變、不斷調整，不斷在不同時刻和情境中尋求著／營造著不同的(身體)安居感」(何春蕤 2002: 14)。因此，何春蕤所提出的「互動的」、「開放的」、「不斷調整的」跨性／別主體打造軌道，在我看來，似乎較貼近於台灣跨性／別者所位處的文化、社會脈絡現實。

台灣社會中的生理男性跨性／別族群自幼所承受的壓迫與歧視可說是全方位的，他們不斷地與這個異性戀性別二元體制進行周旋，在個別的生命歷程中，時而被迫進行性／別表現上的修飾與轉換，時而又獲取一種抗爭的靈感與資源，他們總是在各種邊緣夾縫中，以強韌的生命力，不斷形塑個人的娘娘腔風格，更不時以酷異、雜揉的性／別表現，翻攪主流社會所強加其上的片面論述。

本節一開始所引述的韻貴人的生命敘述便再現了一個與主流社會的刻板認知——「被人欺負的娘娘腔小男孩一個人躲在角落暗暗哭泣」——大異其趣的娘娘腔故事，因為故事中的娘娘腔小男孩非但不哭，反而還粗暴地拿刀追殺那位欺負他的陽剛女生；它同時顛覆了

「男強女弱」的性別刻板公式，因為故事一開始，娘娘腔生理男性長期受到一位陽剛剽悍生理女性的凌辱，女孩在這個故事中成了迫害男孩的狠角色，她無法忍受的是，一個男生所表現出來的陽剛特質，為何會比不上像她這樣一個女生呢？但有趣的是，一旦娘娘腔男孩透過「持刀追殺」這類普遍被認為陽剛男孩才有的性別表現，來進行陽剛擬仿時，我們所看到的，似乎是一場娘娘腔男孩所表現出來的陽剛特質與陽剛的女孩所表現出來的陽剛特質之間的一場「性別擬仿」(gender mimicry)角力(註21)。

另一個由娃娃熊所再現的娘娘腔故事，也告訴我們並非所有娘娘腔男孩都對他人強加而來的壓迫逆來順受：

那群男生一天到晚笑我是查某體，但我才不鳥他們，我馬上反擊：「你們也不看看自己那付德性，等你們自己比我強時，再來笑我吧！」你知道妹妹我以前國中時，功課好是沒話說，那群笑我的男生根本都是一群沒路用的角色，而且我不僅會用言語及功課表現來反擊，我甚至還會在行動上反擊，我記得國二當服務股長時，有一個矮個子的男生，我叫他打掃，他不掃就算了，竟然還不斷用三字經罵我，笑我是查某體，不男不女，還說要找我單挑，真是笑死人了，要單挑就來啊！妹妹我哪會怕他啊！才三兩下，我就把他推倒在地，還撕破他那張臭臉，讓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負的，從那次以後，他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了。

娃娃熊之所以能勇於反擊任何針對他的性／別表現而來的壓迫，除了因為他的強勢性格外，體型上的「優勢」也是另一項重要原

因。他是位男變女的變性慾者，但卻擁有一個粗曠厚實的骨架，體毛濃密的身軀，在剛進入男同志圈時，他也和部份男變女變性慾者一樣，將自己擬扮為 CC Gay。不過，娃娃熊雖然也勤刮身上的體毛，甚至每次出門前，畫淡粧、噴灑女用香水已成了例行事項，但不同於一些男變女的變性／慾者醉心於再現一種傳統社會規範下的女性特質；他所再現的則是一個「相對中性化的女強人形象」，一如他的口頭禪「妹妹我是新時代的都會女強人，我才不是那種靠男人的女人呢！」。

娃娃熊之所以形成此一自覺意識，除了源由對主流社會及男同志社群內貶抑、歧視女／陰性特質的反抗心理外，其身體特徵上的侷限也促使他建構一個相對中性化的女／陰性認同，換言之，當一個男變女的變性慾者擁有一個不僅是「男性的」(male)、更是「陽剛的」(masculine) 身體，加上所位處的環境對變性／慾者極度不友善，以及所能獲取足以改善這些生理限制的資源又十分有限時，他往往被迫必需在性／別的認同與表現上，做了若干程度的轉換與妥協。

如前所述，由於台灣現行法令對變性手術強加種種高門檻限制，使得多數變性慾者最後只能打消念頭，否則便遠走海外進行手術。於是，就在娃娃熊進入男同志圈後不久，雖然領悟到自身的變性慾者身份是不同於其他男同性戀者，但他也被迫承認一個殘酷的事實——「妹妹我這輩子是不可能變性了」。從此之後，他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便做了相當程度的轉換，亦即，從一位「意志堅定的男變女變性慾者」轉變為一個「CC 熊族男同性戀者」，以及現階段的「擺盪兩者之間」的矛盾複雜心態。他描述了這段心路歷程：

我沒想過要去做變性心理評估，不太可能實現變性的夢想，現在妹妹我專心當一個很 C 的豐滿熊，我承認我有胸毛，還有肚毛、腿毛。以前的 BF(男友) 不允許我有胸

毛，因為那樣會比他更男人，但更早以前，我那時一心想當女人，女人是不允許有胸毛的，所以妹妹我每天都要刮胸毛、腳毛、肚毛的，以前為了遮掩鬍渣，我還塗粉化妝，現在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所以比較不能化妝了，但偶爾還是會化一點很淡的妝，如果我覺得當天氣色不是很好時，我還是會打一點粉底，刷一點睫毛的。我在工作時，也不會刻意要裝得很陽剛、很男人樣，你是知道的，妹妹我就算要裝，也裝不來，但我想有些人應該會懷疑我吧！所以我在上班時，穿著上就儘量不要太誇張，不要太C。……Physical肉體是男的，Mental是女的，這樣的組合當然是矛盾的，但還OK啦！沒辦法改的！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當然要一個女性的肉體，對目前的外型還可以接受吧！我只希望可以擁有一個像莫文蔚那樣性感的身材，至於是否可以有子宮、生小孩，我沒想那麼多！

相較於娃娃熊在性／別認同及表現上所做的明顯轉變，同樣是男變女變性慾者的第三性妖精在進入男同志圈後，反而更強化了他的變性慾者的身份認同。但第三性妖精也提及，由於台灣社會對於跨性／別族群的壓迫與歧視，使得他在某些脈絡情境下，仍必需對性／別表現進行若干程度的修飾，意即擬仿一種主流社會認定的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陽剛擬仿經驗，就是發生在即將入伍前。他回想起這段記憶時說著：

在入伍的時候，我媽看到我要走時，就要哭了，我告訴她：「媽！不能哭，要堅強！」，其實那時候我內心是蠻

恐懼的，面對的是全部男孩子的世界，所以事先我有刻意去做一些體能上的訓練，因為我怕我會負荷不了，我不想讓我媽難堪，不想發生任何事情，所以我去慢跑，去跳有氧舞蹈，把我的身體弄好，像其他男孩子一樣。

軍中的生活迫使第三性妖精擬仿了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這是一段慘淡的人生歲月，但也正是這個時候，讓他首度嚐到戀愛與性愛的滋味，他強調，在整個戀愛及性愛的過程中，他始終是以一種女／陰性的主體參與，因為他很清楚自己是「一個女人的靈魂被放到男性的身體裡」。退伍後不久，第三性妖精前往日本留學，東瀛多彩多姿的「new half」(註 22) 次文化，豐富了他對跨／性別族群的認識，然而，他的變性慾者身份認同卻是一直到了返台進入男同志圈後，才進一步確認。換言之，在此之前，他都以為自己「可以是」一個「CC Gay」。他敘述了這段傷感的領悟過程：

我記得三年前，在高雄參加一場在 Gay Bar 舉行的耶誕舞會，我特別做了扮裝打扮，我穿了一件豹紋拖擺的禮服、粉紅色的假髮，當我一從霖園飯店走出來時，就有很多人在看，那次讓我很難過的是，我當兵時認識的那群姐妹淘，那天其實是為他們打扮的，因為他們幾個聽說我在尾牙的扮裝打扮很轟動，所以專程南下想看我的扮裝，一開始在飯店房間打扮時還好，但等到大家一起去 Speed 時，他們就推拖有事，要我先走，後來我只好跟幫我設計這套禮服的專科學弟小蓮一起去 Speed，但我在裡面時，就連我的朋友都不敢過來跟我打招呼，當時全場只有我這樣打扮，我成了所有人的焦點，除了幾個

T拉子(註23)以外，大家投過來的眼神都是不屑、不友善的，連我自己的姐妹都會刻意疏離我，他們可能怕站在我旁邊後，會破壞了他們的行情，讓別人以為他們是跟我一樣的，所以連走在我旁邊都不敢。那次對我的傷害其實非常大，只有長髮小蓮跟他的一個老Gay朋友甜甜陪著我，他們兩個當天晚上並沒有扮裝。那晚讓我覺得我跟同志之間有很大的一段距離，同志圈內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會喜歡我的，我只待一個小時就離開了。

確認了自己的變性慾者身份後，第三性妖精卻進入了一段更為掙扎、矛盾的人生歷程。在接受我的訪談時，他已屆三十八芳齡，迫近現行法令所設定的四十大關變性門檻，他的經濟狀況尚稱寬裕，當足以負擔龐大的手術費用，而且即便因為手術前的賀爾蒙轉換及手術本身可能引發的種種後遺症，也都無法弱化他的變性意志，正如他所言，「人生在於精彩，不在於長短」；唯一阻斷他進行變性手術夢想的因素，一如其他多數的變性慾者，乃在於父母的無法認同。第三性妖精的父親已過世，母親當年為了償還父親留下的債務，曾進入特種行業，年幼的他常在深夜裡起身照顧酩酊大醉的母親，因為他實在太愛他的母親了，以致連跟母親承認自己無法娶妻生子的勇氣都沒有了，遑論變性的念頭。因此，母親以及他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對第三性妖精而言，已再現為一種「含蓄的力道」，「讓已經實踐逸軌或異議之性的同志駐留在相對於社會家庭來說是魑魅罔兩的世界裡，還要負擔委曲求全的任務」(劉人鵬、丁乃非 1998: 112)。

然而，即使變性的夢想被阻斷，第三性妖精仍嘗試在母親的壓力、社會的歧視和自身的「能動性」(agency)之間所進行的角力拉拒中，活用自己薄弱的資源，而不斷尋求各種抗爭的可能性。他透露

了一項可能展開的「變身」秘密行動：

對我來說，有一個很重要的性徵，就是乳房，我是非常想要有乳房，所以，以後就算不進行變性手術，我還是希望能透過荷爾蒙或手術來擁有一對真實的乳房。乳房對女人來講，是很重要的，我非常渴望，但也有第三性姐妹跟我說，要變就全部變，不要變一半，否則會很痛苦，但我還沒有清楚理解他的意思，但國外有類似這樣的網站啊！就是同時擁有乳房跟陽具的那一種。我現在最有可能實現的，就是同時擁有乳房跟陽具，但這可能要等到我媽百年之後，我才有可能進行乳房整形手術，但我也可能會在我媽還健在時，先從服用女性賀爾蒙開始，萬一女性性徵出現了，胸部隆起來了，在我媽的面前，我可能就會像拉子一樣綁起來，就是我媽還健在時，我就將它平胸，反正現在見面的時間，最多一個月也才一次而已。

如果 T 拉子與 CC Gay 之間存在著一條明顯的性／別疆界，那麼酷異、翻擾此一疆界的，卻是一位來自更底層的男變女的變性慾者，「一根無法去除的陽具」（迫使他擬仿為 CC Gay）及「一對仍未成型、但一旦成型便被迫網綁的乳房」（迫使他擬仿為 T 拉子），成就了此一性／別越界的可能性。生理男性弱勢族群的性／別擬仿，並非如 Raymond 所抨擊的，只是在繽紛舞台上，以華麗之姿，誇大的身段，滿足生理男性對女性特質的曝露狂慾；反之，它可能是一場持續的哀悼儀式，藉由從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CC Gay 的娘娘腔到 T 拉子的網綁胸部等一連串的性／別擬仿轉換，他悼念著的是他那不斷被壓抑

的、始終無法企及的性／別認同(註 24)。

類似的哀悼故事不斷在上演著，只要這個異性戀性別二元霸權持續運作著，這類故事就會在各個底層角落，無時無刻地不在纏繞著、抗議著、擾亂著。在真實世界呈現成熟陽剛特質的女政戰，曾有過一段娘娘腔童年史，國一那一年，他喜歡上了隔壁班的男生，當時以為喜歡上一個人，就是一件極為單純美好的事，所以「就盡情把自己那種喜歡表達出來，很喜悅！好像又很開心！想說出來，讓別人知道我喜歡誰，少女情懷總是詩嘛！」。他天真地將戀愛的心情寫在周記本上，想與最敬愛的老師分享，孰知那位受他敬愛的老師竟然驚慌失措地前往家裡，向母親和盤托出。他被母親下令赤裸下體，只為驗明那陽剛意符——「陽具」是否依在。那次的傷害在他的心靈留下永久的烙印，「我把最寶貴、最私密的東西，跟我最敬愛的人分享，但沒想到，到頭來，她竟然出賣了我，那時候的感覺是，這世界上好像沒有什麼人可以信任了」。自此之後，女政戰除了不斷提醒自己絕不可以再貿然向他人表達愛意，並對那位老師懷有一種很深的恨意外，他更被迫邁向漫長的「陽剛學習之旅」。終於，他成為一位男同志圈內令人欣羨的標準的成熟陽剛哥哥，與另一位可愛帥氣的弟弟相戀、同居，但他也以一種相當大男人主義的方式對待自己的愛人，就連他一直想嘗試的被插入的肛交體驗，也因為有損他的陽剛特質，而始終只停留在想像的層次。女政戰敘述了成年之後的他，如何對於可能還殘留身上的娘娘腔特質，感受到一種莫名的「不自在」：

我有陰柔的一面，不能說已經被我砍殺得差不多了，我只是很多時候沒有用到、沒有拿出來而已。現在變得有陰柔一面的時候，也會讓自己不自在，就算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我也會不自在，但還不算恐懼啦！只是會想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陰柔的。你知道，現在我是想說，陰柔可以表現在我的思想上，但行為舉止上，我覺得沒有必要，如果行為上被我察覺到，我會特別注意，並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現在的我不希望它出現了，應該是說，現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不一樣了，（現在的我）希望我會成為（小時候媽媽常帶我去看的電影中的）那個男主角，而不是成為那個女主角；成為男主角那個樣子，去喜歡年輕、可愛、但不能C的同志，我會希望成為那個男主角，擁有他的身體，希望擁有他的 face、他的魅力、那種力量，或許是（因為我現在的）年紀的關係吧！

那個被女政戰極盡欣殺、但並未殆盡的娘娘腔特質，果真還存活著！如他所言，它活在他的思想中，活在他渴望被插入的幻想中，更令人驚奇的是，它那貌似苟延殘喘、實則力道十足的生命力，依舊生靈活現地運行在「他」對「它」的不自在的感受中，於是，娘娘腔成為自我認同中的那個被壓抑、被異化、卻又緊密相伴而無法割離的一部分。在接下的兩個章節裡，我將揭露這個被壓抑、被異化的娘娘腔自我，如何在一個虛擬的異質空間裡，被活化著、被操演著、被酷異著，以及它又如何回過頭來威脅著、擾亂著、顛覆著那個在真實世界被陽剛化的自我。

四、線上操演娘娘腔 (performing effeminacies online)

在性別的擬仿中，扮裝隱約地揭露了性別本身的擬仿結構，以及它的偶發性。

—— Butler 1999: 175

我跟你說，net meeting 真是太神奇了！我不會秀出我的真實樣子，只要將整個畫面變得很模糊，再把 ID 換成是女生的，然後再配上妹妹我那性感的女性的聲音，很甜美的聲音，他們會覺得那樣也可以，因為我的聲音實在太像女生了，只有一個異性戀哥哥曾經半信半疑地問我：「你是 Gay 嗎？」，我就很嗲地反問他：「你說呢？Gay 的聲音有我這麼性感嬌柔嗎？」，後來他就相信我是真的女人，然後就乖乖地把屌掏出來，自慰給我看，我跟你講，他們都是異性戀的，而且幾乎高達九成的人都會在上面自慰給我看，他們喜歡這個樣子。

——「零」氣逼人娃娃熊

最近在玩線上遊戲，我都玩女性的角色，因為比較自在投入嘛！我都比較樂意去扮演女性的角色，像最近我在網咖玩時，旁邊那一群知道我是男生的網友，就說我愈來愈像女孩子，我就隨便他們講，沒關係啊！例如穿衣服啊！我們是說防具裝備啦！他們都會看功能，例如是不是防禦性高啊！有沒有加什麼屬性的這類的考量，但是我不是的，我都是要穿漂亮的顏色，要美美的；它的功能好不好，這倒是其次。然後網咖那些人就會覺得一般男生不會這樣，但是我才不管他們怎麼想，人家我就是穿得美美的！你管我啊！所以從他們的角度，我一定是 C 的。

——韻貴人

Richard Ekins 在 *Male Femaling: A Ground Theory Approach to Cross-*

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一書中，將生理男性的「女性化」(femaling) 對照於「sex」、「sexuality」及「gender」三個範疇，而區分為三種主要的類型，分別為：「身體女性化」(body femaling)、「情慾女性化」(erotic femaling) 及「性別女性化」(gender femaling)(Ekins 1997: 54)。根據他的解說，「身體女性化」指「生理男性跨性／別者將自己的身體加以女性化的一種渴望與實踐」(55)；「情慾女性化」指「生理男性的女性化行為本身即是充滿情慾意味的，並可導致撩起情慾及興奮感的效果」(56)；「性別女性化」則是指「生理男性跨性／別者就社會文化的層面，於行為、情感及認知上所採取的各種足以使自己女性化的方式」(57)。然而，Ekins 也強調，這種區分主要是為了有助於了解生理男性的女性化現象的一種「策略性」運用，事實上，這三種類型之間乃存在著一種相當複雜的內在交互關係(54-5)。

Ekins 上述關於生理男性女性化的三種區分似乎僅側重真實世界裡的男跨女跨性／別現象，但實際上，網路世界裡的種種跨性／別操演已相當程度地複雜化了原有的跨性／別意涵，例如，在傳統定義上，「扮裝」(drag) 乃意指為了戲劇表演上的效果，而穿上生理異性的服飾(Stewart 1995: 73)，但隨著人類情慾型態的持續繁衍、雜沓，加上電腦科技的不斷推陳出新，扮裝已不再限於真實世界裡穿上生理異性的服飾，它更可以透過電腦的影像與音聲科技，虛擬一個跨性／別的身體，並在視訊和聊天室裡進行一場場跨性／別的情慾交流互動，甚或在線上遊戲及討論區內，藉由角色扮演及文字描述以進行跨性／別的擬仿等，於是，一種科技化的另類情色族群——「網路酷兒」便「鹹濕地」在虛擬舞台上酷異登場。

一般而言，學者們在進行網路酷兒現象的探究時，大都援用了 Donna J. Haraway 所提出的「cyborg」概念。在‘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

文中，Haraway 基於「女性主義」(feminism)、「社會主義」(socialism)及「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立場，嘗試建構她所謂的「一種反諷式的政治神話」(an ironic political myth)(Haraway 1991: 149)。位處這個反諷式神話中心點的，便是她所提出的「cyborg」宣言。究竟何謂 cyborg 呢？根據 Haraway 的定義，cyborg 是「一種傳達控制的有機體、一種機器和有機體的混雜物、一種社會實相的發明物、同時也是一種虛幻的發明物」(a cybernetic organism, a hybrid of machine and organism, a creature of social reality as well as a creature of fiction)(149)，它更是「一種後性別世界中的發明物」(a creature in a post-gender world)(150)，此一發明物同時質疑了人與動物、有機體與機器、實質與非實質的傳統分野 (152-3)。因此，cyborg 可以被再現為「一種混雜了跨性／別人種、妖獸與電腦機器的發明物」(註 25)，並進一步凸顯、強化 Marjorie Garber 所揭露的「範疇危機」(category crisis)(Garber 1992: 17)。

關於網路族群版域的分布與交疊，因為牽涉慾望的流動性，所以也成為網路酷兒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之一。Mark Dery 在 'Flame Wars' 一文中強調，網路空間人口分布是呈現一種整齊劃一地相互區隔的多元性，換言之，根據他個人的觀察，網路空間即使呈現一種多元性，各種族群分佔不同的版域，但彼此間仍是涇渭分明的 (Dery 1993: 559-68)。這樣的觀點當然過於輕忽人類各種慾望 (不限於情色的) 相互重疊、交雜的特質，特別是在網路這樣的異質空間裡，虛擬的主體既可橫越性別上的男／女，甚至翻攪了同／異性戀的疆域，Dery 又如何斷言網路的人口能被整齊劃一地區隔呢？Dery 上述的觀點便受到 Allison Fraiberg、Nina Wakeford 的批駁，這兩位網路酷兒學者均強調，在網路的虛擬空間裡，不論是否「被酷異化」(queered)，各族群都抗拒著一種秩序性的慾望版圖分布 (Fraiberg 1995; Wakeford 1997)。

至於網路世界裡的人我互動究竟是「複制了」或「顛覆了」存在於

真實世界裡的「霸權意識型態」(如異性戀陽剛霸權、西方資本主義等)呢?國內學者羅燦煥在〈線上性別 vs. 線下性別:網路互動中的性別形構〉一文中,基於她在北中南東及澎湖等地、針對經常上網打B【註:BBS】的大專院校學生所進行的十一場焦點團體訪談的研究結果,提出「線上的性別互動,不論在溝通模式,上網動機,或跨性別扮演上,均傾向複製及強化男性陽剛及異性戀霸權」此一結論(羅燦煥 2002: 2)。換言之,這項研究的整體發現,一如研究者所宣稱的,充份驗證了「網路貧民窟(註26)對線上性別互動複製陽剛霸權的觀點」(2),同時,這項研究也揭露了一個相當「耐人尋味」的現象,亦即,「網路互動呈現高度的異性戀取向」(23),因為研究者發現到「兩性多只對異性有興趣」(23)。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在樣本的選取上似乎已排除同性戀者及跨性/別族群,以致於在整篇研究論文裡,讀者只能閱讀到一群「異性戀」學生在線上世界裡的「男歡女愛」,但令人不解的是,難道「男男女女」的「同性戀者」都不上網打B嗎?甚至一群拒絕「兩性」性別框架的「跨性人」也從未在網路世界裡漂浮、游走過嗎?此外,這項研究所採取的焦點團體訪談法也可能過於輕忽存在於國內各大專院校內的「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c)及「跨性/別恐懼症」(transphobic)的威力,試想,真實世界裡的「暗櫃中」的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扮裝國王、皇后們,豈能在一群同儕的眾目睽睽之下自在地現身呢?又如何能針對他們在線上世界顛覆「異性戀陽剛霸權」的酷兒經驗侃侃而談呢?

另一方面,Donald Morton在‘Birth of the Cyberqueer’一文裡,則從一種馬克斯主義的觀點,將「網路空間」(cyberspace)和「酷兒理論」(queer theory)批判為一種晚期跨國資本主義的現象,他強調,網路世界根本就是一種由中產階級所設計、掌控的空間,在這樣的一種充滿霸權意

識的空間裡，一群享有特權的西方的或西化的主體可以幻想著他們正在選擇自己的歷史，而不是被歷史所選擇 (Morton 1999: 303-4)。

顯然地，Morton 的觀點過於簡化、單向化權力的互動關係，以致於他只著重霸權意識如何由上而下地宰制、壓迫弱勢族群；卻漠視了弱勢族群如何由下而上地進行顛覆、反撲。甚至，他那種凡西方世界以外的網路玩家便全是一群西方資本主義附庸的西化主體的說法，也難脫東方主義的幻想色彩。再者，網路世界真的全都是中產階級的天下嗎？以台灣社會裡四處可見的平價網咖為例，流連其中的，多的是藍領階級、中學生、失業青年等，甚至與我不論在真實世界或網路空間均有互動關係的網友群之中，也有相當的比例並非來自所謂的中產階級，換言之，即便他們買不起電腦，但並不意味著他們註定就和網路世界絕緣，甚至，他們在虛擬空間裡，也未必就是毫無顛覆、反撲能力的階級弱勢者。

相較之下，Nina Wakeford 在 'Cyberqueer' 一文中，雖也承認在網路世界裡確實存在著一段霸權意識如何掌控、壓迫弱勢族群的歷史，並強調，諸如「在網路世界裡，你可以成為任何你想要成為的角色」此類宣言乃難脫烏托邦的色彩，但 Wakeford 更關注的是，網路世界裡所存在的一些屬性與資源，例如它的隱匿性及迅捷性，如何為酷兒們所挪用，以營造一種相對有利而安全的運動場域，進而挑戰異性戀霸權，這正是「網路酷兒」此一新興學術領域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Wakeford 1997: 30-6)。

的確，在真實世界裡被打壓的一群生理男生性／別弱勢族群，一旦進入了網路虛擬空間後，往往挪用一些現存的資源，並彰顯一種足以翻攪各類性別、情慾疆界的能動性，以進行一場場顛覆異性戀性別二元霸權機制及男同志社群內的恐 C 意識型態的抗爭行動。如前所述，娃娃熊堪稱活用電腦視訊的情色高手，他喜歡觀看「大屌哥

哥」的現場自慰表演，且不論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通通一「幕」打盡。在改走「熊族路線」後，他所再現的多毛壯碩的身軀，著實讓一群男同志們垂涎三尺。即便他的聲音嬌柔如昔，肢體動作媚態依舊，但在男男視訊情色世界裡，他仍是「發燒搶手貨」，而縱使是一群恐 C 的男同志們，由於過度著迷於他所再現的多毛陽剛身軀，也只好包裹收受他的內心世界的「極度 C」。娃娃熊敘述了他與男同志們的網路情慾交流的故事：

如果妹妹我想跟 Gay 玩，那我前面當然會標明我也是 Gay，而且我還會強調我是膚白多毛的 bottom(被插入者)，我在玩 net meeting 時，都是不露臉的，有些哥會要我露屌給他們看，雖然不太自在，不過，我通常都是只露一下下而已，然後他們都會要看我的菊花(屁眼)。其實我雖然不太願意露屌，但我也不會像一些變性慾者一樣打死都不露，我是想說，反正它也是身體的一部分吧！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它出現在我身上，這可能跟我的個性有關吧！妹妹我生性就是怕麻煩，尤其跟人家玩時，要完全不露屌是很麻煩的一件事，而且如果跟 Gay 玩的話，如果他們真的要你露，你又一直說不露，人家就會覺得你很龜毛、很掃興，搞不好就不跟你玩了，所以我是覺得沒有必要那麼堅持，妹妹我以前不是說過嗎？那是陰唇肥大症！我每次只要露屌或是被哥碰那裡，我就假裝那是我的陰唇肥大症的結果！

由於娃娃熊的性／別認同仍然於男變女變性慾者和 CC Gay 之間擺盪著，這使得他即便以熊族男同志的主體身份與其他 Gay 進行網路

情慾交流時，那個陽剛雄性的意符——「陽具」，仍然在若干程度上，再現為一個令他焦慮不安的源頭。於是，在心理想像的層次上，他將「勃起的陽具」轉換為「肥大的陰唇」，並透過此一對性器官的顛覆性註解，即便正感受著那一陣陣的陽具快感，他仍然可以是個女人，還依舊保有那一直還存在著的變性夢想。

如果與 Gay 的情慾交流讓娃娃熊曝顯在一種喪失變性慾者認同的危機裡；那麼，與異性戀男人的虛擬性愛則強化了他的女／陰性主體意識，只不過，這需要一些科技技巧上的操弄。他描述了如何巧妙地運用電腦的影像及音聲技術，以再現一個異性戀女性主體，而與異性戀男性們進行一場場的虛擬性愛：

我現在上 net meeting 時，如果我要裝女生的話，我就會在前面註明身高、體重、還有三圍，像我都是寫 165cm/48kg/ 34D/24/35/28yrs，還有我還會註明是 cybersex，你不需要特別註明性別，我跟你講啦！他們那些男生只要看你這樣寫，就知道你是女生了，再加上妹妹我那柔情似水、又很淫蕩的聲音，他們就受不了啦！至於我怎麼知道他們是 Straight 呀？我當然知道了喔！因為他們都會標明要找浪女，而且還會寫 Gay 勿擾，他們當然都會希望我能露清楚一點啊！可是我一開始都會故意裝說：「我的 camera 有一點問題喔！我知道我的影像很模糊，可是沒辦法啊！那如果你覺得不公平的話，你就去找別人好了！」，然後他們就會說：「不會啊！沒關係啊！你的聲音真好聽，你好浪喔！」，有一些人就會問說，我可不可以傳照片給他們，我就騙他們說，我的照片存在辦公室的電腦裡，我現在人在家裡上網耶！然後，我的聲音就會裝得很嗲、

很無奈的樣子，他們就會說：「好啦！好啦！那沒關係啦！」，然後，他們就開始玩起他們的屁來了，你知道嗎？有一次還有一個人拿著自慰套在玩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慰套長什麼樣子！

在上述的故事裡，我們所閱讀到的是一連串性／別想像的過程，因為娃娃熊的聲音及陰性化的身體特徵的簡要而關鍵的描述（如身高、體重、三圍等），使得他的男性網路性伴侶們想像了他的生理女性的性別；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強調了「Gay 勿擾、找浪女」，娃娃熊也想像出了他們的異性戀的身份認同，在彼此想像的互動中，他們最後都在「被真實化」的想像裡，達到虛擬性愛的高潮。

相對於上述的娃娃熊而言，由於第三性妖精的變性慾者的身份認同強過於娃娃熊，所以即使在充滿壓迫感的真實世界裡，他也未如娃娃熊那樣游走於變性慾者及 CC Gay 之間；加上身體特徵方面，第三性妖精也擁有較為女性化的骨架、身材及五官，因此，相較於娃娃熊善用電腦科技以再現一個模糊化的女性形象，他則選擇傳達了一種「真實(化)的」變性慾者的扮裝形象給他的網路情人們。第三性妖精敘述他的網路情慾故事：

從 2001 年的 6 月起，我開始在網路上，玩 net meeting，我有 camera 和麥克風，我可以看到對方，對方也可以看到我，我們也可以現場語音交談，我化了妝，戴了非常妖豔的假髮，穿著非常性感的禮服、非常高的高跟鞋，穿著丁字褲、絲襪、吊帶襪，跟一般的男孩子聊天時，他們居然都還會有反應，像女孩子如果這樣子打扮，大概就是參加什麼特殊場合，一般生活上的女孩子，就是

讓人家感覺乾乾淨淨、舒服就好了。不曉得為什麼一般男孩子在 net meeting 看到我這樣的打扮時，竟然會有性衝動，他們會叫我跳豔舞給他們看，或是想看我的胸罩，看我穿什麼樣的胸罩，什樣的吊帶襪，他們會被我很性感的裝扮，引發他們男性很原始的性慾，就在我的面前，他們就打手槍給我看，幾乎每次上去都會有，而且他們要來找我聊天的時候，我的名字就寫第三性妖精，我已經很明白地告訴他們，我是男孩子的身體，但我的裝扮是女孩子，但他們還是願意進來，我就不曉得是不是有很多隱藏在人群裡，喜歡這樣族群的男孩子，他們沒有一個正常的管道去認識這樣的人，就是不能歸類男性或女性的人，但是屬於中間的，因為我現在還沒有變性。

即便在真實世界裡，因飽受醫療法令及親情阻力的交相壓迫而幾近放棄變性手術念頭，以致在性別二元體制的夾縫中無法找到一個被認可的性／別定位的第三性妖精，卻驚奇地在網路的虛擬世界裡，發現了一個屬於跨性／別族群及他們的慾求者的情慾交流空間。在這個虛擬空間裡，他和他的族群躍然翻轉為情慾主流，他的跨性／別的身體不再被貶抑、異化，反而成為被強烈慾求的對象；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變性慾者的身份認同，建構一個可以觀看、凝視「那慾求著他的跨性／別身體的男體」的跨性／別慾望主體。此外，上述的故事中也揭露了另一個被邊緣化的情色族群的存在，亦即一群喜歡擁有兩性性徵的跨性／別族群的「兩性戀者」，如第三性妖精所言，他們在真實世界裡，往往被迫隱身於異性戀或同性戀人群之中；惟有在網路的虛擬空間裡，才會藉由與跨性／別族群的情慾交流而現身。

目前雖已淡出，但身為創板元老之一的韻貴人，在 Club1069 討論區的威名依舊顯赫，在討論區裡，他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一方面再現了一種擬仿女性主義者的角色，以捍衛在圈內備受污名化的 CC Gay 人權，但另一方面，他使用極為犀利的言辭，批駁那些「沙豬」男同志們，也令部分網友反感。真實世界裡的韻貴人說明了網路空間裡的韻貴人此一虛擬人物的由來：

韻貴人這個名字就是從懷玉格格那個連戲劇裡頭出來的，她很壞，她就是很壞，像陷害人啦！奪權啦！她比皇后更壞，她連皇后都想幹掉，她還會聯合皇后來幹掉懷玉格格，還會假懷孕啦！看到皇上來，還會假跌倒、假哭啦！裝可憐啦！她就是這種角色，皇上一走，馬上變成秀枝阿姨（註 27），所以很多人就會把我這個人的真實性格，跟她這個角色聯想在一起。我有時候也會用這個 ID 寫得很好笑啊！用這個名字、角色，主要是為了罵那些死白目，我完全不認同（包括戲劇裡頭）韻貴人這個角色，但我覺得沒關係，反正這就是網路，這只是一個名字，但我用這個名字發表的文章內容、罵人的文章，我都認同啊！我也常用韻貴人的名字，寫了一大堆跟同志運動有關的問題，包括同玩節，有些人只會嘴巴說說，坐在電腦前而已，真正有事發生時，他們在哪裡？他們只會罵 C Gay，要 C Gay 們通通不要代表同志形象去參加同玩節，說什麼 C Gay 出現在電視新聞裡，會破壞同志的形象，但是他們有到現場去參加、看過嗎？他們有全程參與過嗎？記者一定是挑負面的報導，他們沒有親臨現場，就沒有資格講這些話！當警察到常德街、到酒

吧惡意臨檢時，他們又在哪裡？他們今天沒有資格說 C Gay 怎樣，因為他們沒有為這個族群盡過一點力量，他們沒有資格批評 C 族，起碼 C 族的還比他們勇敢！……還有啦！我記得剛上這個板時，是發現這個板其實蠻有趣的，那時候我們的對話都是一些像演戲的對白，清宮劇的，那都是為了配合蘭格格（一位討論區的網友），他很會寫那個啊！那我就要配合他啊！我覺得韻貴人的角色，不敢講說自己很偉大，但是我可以講說是，應該是講捍衛正義，捍衛這個族群不平等的事情。

在 Club1069 討論區裡扮演修理恐 C 族女強人角色的韻貴人，在現實生活裡，由於年歲漸長，因而在與圈內同志互動時，也經常被迫或自迫扮演起照顧他人的「阿姨角色」。他在訪談中無奈地表示，自己的性格中還是有很柔弱的一面，還是會渴望被陽剛哥哥照顧，「我是渴望被照顧的，雖然我一直都在照顧人家，我不想要當強悍的女子，我已經當太久了，我其實最想當的是一個弱女子，像秀枝阿姨當久了，也會想當個可愛的小女生，等待白馬王子的到來！」。於是，當韻貴人淡出 Club1069 討論區而轉戰「線上遊戲」時，他在角色性格的扮演上，便有了相當大程度的轉變。他接著述說一段發生在線上遊戲「金庸群俠傳」裡的「俠女情仇」故事：

那種線上遊戲就是仿效金庸小說裡面的角色，你可以選擇一種角色來扮演，大家會在裡面比武啦！練武啦！還有一些馬來西亞的華人也來玩，他們都超愛比武的，像我都喜歡選擇俠女的角色，每次都會有男生來救我，大家還可以互相借錢，裡面有客棧，可以休息啦、吃東

西啦，你也可以在裡面練功，也有鑰局，功力可以一直累積下去。像我每次都會裝可憐，然後就會有很多男生來救我，大家玩久了，都嘛很熟了，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女生，我在裡面可以很任性，反正你是女生嘛！男生都嘛會讓你，如果有人要在路上要找你比武，想欺負你，也會有男生出來保護你。

韻貴人始終相信「自己有一種很深的慾望，一種很希望被保護的慾望」，但這樣的慾望在真實世界裡必需被壓抑著，除了因為以圈內的生態而言，他已是年華老去，不宜再裝「可愛妹妹」之外，更因為他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轉型為一位成熟獨立的陽剛哥哥，被另一位陽剛哥哥所深愛；而這樣的慾望即便在 Club1069 討論區的虛擬空間裡，也不太允許顯露出來，因為大多時候他必需以女強人的姿態，捍衛著 CC Gay 的人權；惟獨在線上遊戲所再現的江湖兒女的虛擬世界裡，在那歌頌著英雄救美的俠義情愛故事中，他那股被壓抑的慾望方能肆無忌憚地任意宣洩（註 28）。

類似的慾望壓抑／宣洩也出現在女政戰的真實／虛擬世界的故事裡，還記得前一章節裡所提及的那個被老師背叛的娘娘腔小男孩嗎？自從被母親強令赤裸下體、以驗明陽具是否依在，他變得對愛情充滿了罪惡感，對任何人更懷抱著不信任感，除了那個和他一起愛上同校的男生、也一起被處罰的「死女人」—— Andy。在慘淡的年少歲月裡，與 Andy 的「姐妹情誼」是僅存的美好回憶；然而，他也逐漸領悟到，在主流社會的「男同性戀者就是娘娘腔」的刻板認知下，性別表現上的娘娘腔無疑是一項危險的符碼，既容易曝露自己的性傾向，也進而讓自己受到「娘娘腔」及「同性戀者」的雙重污名，因此，他極盡所能地迫使自己割離那個娘娘腔的自我，而終於成為一

位圈內公認的陽剛男同志，並以為自此徹底揮別那個無助、發抖、不敢哭出聲、赤裸著下體的 CC 小男生。

但那個 CC 小男生並未離開，在網路的異質世界裡，「他」重新被活化起來，且不斷地「召喚」(hail) 著那個陽剛成熟的「他」進入一個虛擬的女／陰性主體。女政戰在接下來的故事中，敘述著他如何在虛擬空間裡，被蠱惑著進入一種女／陰性的主體，而當他回到真實世界後，又如何對那個虛擬的女／陰性主體忐忑不安：

小時候那種渴望像電影女主角那樣被愛的感覺已經不再了，但上網時，那種慾望會再回來，我是說，我希望能成為男主角那樣，但可能現階段的我還沒法完全達到，我對現階段的我還不是很滿意，我希望我的觀念、思想可以陰柔一點，但不希望行為、舉止上出現陰柔，雖然在網路上，我會感覺到很自在，但有時還是會有罪惡感出現，想說我為什麼會這樣？記得有一次我在聊天室，我取名叫周遊，我是故意取的，用她的口吻說我怎麼去小針美容啊！用女人的口吻去講！我講完之後，有點罪惡感，我覺得很無聊，幹嘛浪費時間，然後用那種口吻怎麼怎麼的，我會去檢視我自己，當我關上螢幕時，我就對著電腦螢幕說：「我怎麼會這麼無聊！」

女政戰的上述告白表露了他在橫越「虛實陰陽」兩界後所衍生的矛盾感。在真實世界裡，他必需極力壓抑著自我認同中的陰性部分，持續內化一種在男同志社群內被正確化、被正常化的性別規範，以趨向一個完美的陽剛典範，但一如 Butler 所言，「性別規範是絕對無法完全地被內化的」(Butler 1999: 179)，因此，他在真實世界裡

所極力建構的陽剛主體，無論如何貌似穩固，其實是脆弱不堪的，因為它必然受到那個被壓抑的陰性自我的部分的持續擾亂、翻攪，也不斷地被蠱惑著回歸那個（自以為）已被遺忘的娘娘腔小男孩。下個章節裡，我將進一步探討我的受訪者如何在網路世界裡，回想起那個被迫遺忘的童年時的羞辱場景，以擁抱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自我，進而反生出一種自我解放、自我培力的能動性。

五、擁抱羞辱的娘娘腔 (embracing shameful effeminacies)

運動份子對「酷兒」這個名詞的自我挪用結果證明非常多變不穩，主要原因就是〔在奪回「酷兒」為自己所用時〕沒有任何肯定的奪回能夠成功地把這個名詞從它和羞辱的連結、從它和性別認同失調的或是污名的童年的可怕無力感中完全脫離。假如「酷兒」是個政治上有力的名詞——事實上它也是——那絕不是因為它可以脫離童年時的羞辱場景，而是因為它把那種羞辱的場景當作一種近乎取之不盡的能量轉換來源。

—— Sedgwick 1998: 101

我從網路扮裝中，找到一種對身體的自信，以及一種可以對抗歧視的力量。

——第三性妖精

我會想到從前童年的事情，我會希望為這個事情有一個公平性，怎麼講，一個平衡點吧！我希望找到這個平衡點！

——韻貴人

對於擁有娘娘腔童年回憶的生理男性而言，一個可能的共同羞辱場景為：其他同儕隨口拋出的一句「死人妖！娘娘腔！不男不女！」，便使自己衍生莫大的羞辱感。接著而來的回應，可能是默然承受，也可能奮力抗拒；但關鍵在於，自己如何去看待那個揮之不去的羞辱感，以及那個羞辱感又如何影響性／別認同的形塑。

「去污名化」在過去十年的台灣同志運動史中，一直是個顯要的抗爭議題，其中如何對抗異性戀霸權機制對「男同性戀者就是娘娘腔」的所謂「刻板偏見」，更儼然成為主流同志論述之一（註29）。於是，在男同志社群內，圍繞在「C妹」的爭議從未間斷過，一些焦慮不安的道德淨化份子及崇尚陽剛的男性主義者，更以極高的放送頻率，提醒圈內的雄性同好，小心「這股顛覆同運的逆流」，或乾脆直呼它是「一種氾濫中的惡習」。在他們苦口「公」心、諄諄教誨的論調中，C妹對同志形象的殺傷力，似乎不亞於二次大戰時期廣島原子彈對日本國力的摧殘。

在這股恐C的焦慮情緒下，一切憤怒與猜忌似乎都要找出一個宣洩口，必需指出一群具體的代罪羔羊，方可罷休。於是，就像1950年代的反共急先鋒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挑起了美國民眾的恐共意識型態，以對政治異議份子及同性戀者大加迫害（何春蕙1998: 262），台灣的男同志社群也建構了一個「恐C神話」。曾經有位男同志在Club1069討論區登錄了一篇文章，以描述他在真實世界親見網友的經過，他先是極力形容這位網友在外形及言行上，如何符合他的陽剛標準，但最後卻強調，這一切終究在他的「法眼」下現出原形，其關鍵在於，這個他所認定的「假陽剛」的Gay，竟悍然地拒絕他的追求，而在他的認知之下，一個真正的「哥」是不會這麼傲的，只有「死妹子」才會這麼跼。類似的復仇情節也常見於各大男同志交友網站，一個人的照片被不斷地複製著，下面銜接的一串不堪入目的辱罵用語均是

指向一個「陰性」的客體，而支撐這樣論述的邏輯，其實很可笑（但也很粗暴）——「因為他是我心中的爛貨，所以他一定是個母的、很女的、娘娘腔的、妖裡妖氣的、欠人幹的」。

類似的邏輯也曾以一個斗大的標題——「敬請各位同志及“C族”一同深切反省」再現於 Club1069 討論區上，這是一位網友轉載了一篇「要所有弱勢族群自我檢視自身的言行是否違逆主流社會期許」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認知下，「C族」（包括娘娘腔的男同性戀者在內）儼然已從「同志」（同性戀者）這個範疇裡遭到放逐，而另成一個更應該不斷地被反省、檢討、監督的「卑賤族群」。

然而，C族果真能完全被驅離而與同志社群永無瓜葛嗎？Diana Fuss 在‘Inside/Out’一文中提到，「同性戀之於異性戀，更像是陰柔之於陽剛，乃被運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內在排斥」（Fuss 1991: 3）。換言之，異性戀男性雖一方面仇視、拒斥男同性戀者，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時無刻地不在索求著同性戀男人的「異常性」，以操演著他們那「自以為義」的「正常性」，因此，「娘娘腔」被建構為一種可以用來識破男同性戀者的符碼，並以此作為既囚禁又放逐男同性戀者的罪名之一；同樣地，極力去除娘娘腔污名的男同性戀者雖貶抑、排擠 CC Gay，卻又弔詭地強求著 CC Gay 的「陰柔特質」，以凸顯他們那欲藉以「正常化」卻又頻頻遭到主流社會所質疑、否定的「陽剛特質」。但反諷的是，只要主流社會不斷地祭出、操弄「男同性戀者就是娘娘腔」此一符咒，他們便只能歇斯底里般內化著一種始終無法達致的完美陽剛的性別規範，並無止無息地幻想著一群永遠比自己還陰柔的「卑賤的他者」，於是，這個欲被除之而後快的 C 族，與那個在男同志社群內不斷地被「潔淨化」（註 30）、「偶像化」的陽剛族群，依舊宿命地形成一種緊密糾纏的關係，C 族成為他們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

如果娘娘腔所呈現的是一種羞辱的形式，那麼一如 Sedgwick 所

言，它並非「群體或個人認同中可以被切除的『有毒的』部份，而是在認同本身被形塑的過程中就統括在內而且殘存下來的。這些形式可以隨時被用來質變 (metamorphosis)、重構 (reframing)、重塑 (refiguration)、轉化 (transfiguration)、在情感和象徵上的載入和變形 (deformation)；但是卻不適用於用來進行淨化和去本體化的封閉 (deontological closure)」(Sedgwick 1998: 105)。因此，對於那些擁有娘娘腔童年史的男同志而言，娘娘腔的羞辱形式可以說是一個永久性、結構性的認同事實，它內蘊著強而有力的自我建設及產生社會質變的可能性。

由於從小便不斷承受著外界加諸其上的羞辱與歧視，第三性妖精一直對他所認為的「不完美的變性慾者身體」產生極大的自卑感，甚而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時常被迫以一種「男裝形式」包裹著他那所謂「不完美的變性慾者身體」，一直到了他成為「網路扮裝皇后」後，才終於尋獲對身體的自信。他說：

去年6月20日開始吧！從這樣的扮裝打扮中，我找到當一個女人的自信，就是我以前還未這樣扮裝前，所一直缺乏的一種對身體的自信，當我穿上性感的女裝之後，我覺得男人看我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時我的自信就出來了。有一個義大利男人在 net meeting 看到我時，就舉起他的大拇指說我非常的美 beauty，他還要跟我要電話，說他11月要到台灣來。基本上，對於我的穿扮，一些台灣人就覺得我真像酒店小姐，曾經有一個人是在網路上罵我死變態、XXX，他知道我是第三性，所以故意進來罵我，我心裡想：「你要罵，就讓你罵個夠吧！」，然後就把它關掉了！我那時是扮裝的打扮，只要是在 net meeting，我都是這樣的打扮，我覺得他的歧視是他家的事，跟我

沒有任何關係。以前我還沒扮裝時，在 Club1069 討論區的時候，如果碰到這樣的人，或許我會很難過、很懦弱，但我一旦扮裝之後，我會覺得我更有力量去抵抗這樣的羞辱，因為我打扮起來，就是這麼美！而且是很多人都覺得我就是這麼美！自從我上 net meeting 女裝打扮之後，我完全就是一位成熟、嫵媚、有韻味、有自信的女人。

原本在真實世界裡缺乏自信、備受歧視的第三性妖精，從網路扮裝中，不僅找到了一種對身體的自信，更衍生出一種可以對抗歧視的力量，甚至他也發現到，這樣的一種自信跟力量正逐漸影響著真實世界裡的自我：

在網路上扮裝久了，我就越來越有自信，也越來越不怕別人的一些批評的眼神，我現在已經決定要把頭髮留起來，讓自己平常的時候也能看起來美美的，甚至平常生活上我也要女裝打扮，以前我只敢在網路或一些比較特殊的場合時，我才敢這樣打扮，但現在我發現我有一種衝動跟自信！我想要讓自己一直都是這樣女裝的打扮，我要做我自己！

如前一章節中所述，娃娃熊從一位男變女變性慾者到目前改走 CC Gay 熊族路線背後所驅使的因素，其實是反映出男同志社群內的恐 C 意識及圈外異性戀霸權體制的一連串交相排擠與踐踏的殘酷現實，因為一位外型陽剛壯碩、體毛濃密、卻又極度 CC、且身著中性、女性服飾的男變女變性慾者，在性別二元體制下，不僅無以見

容於異性戀主流社會；於男同志社群中，更是被視為「異端」而欲除之而後快。但反諷的是，改走熊族路線後的他，卻在 net meeting 的虛擬性愛過程中，讓那群恐 C 的熊族愛好者不得不因著過度迷戀他所再現的「unshaved」（未刮體毛的）陽剛身軀，而連帶包裹地收受他的內心世界裡的「極度 C」。另一方面，拜科技之賜，只需將 camera 稍加調整，以模糊其再現於對方螢幕上的影像，再佯稱儀器故障，並輔以她那比女人還女人的性感聲音，及造假的三圍、身高、體重的標示，便可使那群強調「Gay 勿擾」的異性戀男人，在這位「極 C Gay」面前爭相獻「寶」。娃娃熊描述了他如何在網路世界裡，顛覆了異性戀男性的情色主控權的那段香豔、刺激但又很搞笑的過程：

我跟你說，有一次有一個異性戀哥哥，看起來蠻跩的，一付大男人的樣子，就是等著女人去服侍他的那種，還寫說 Gay 勿擾，叫 Gay 不要裝女人去騷擾他，但很好笑的是，等到他自己來找我之後，妹妹我就用我那柔情似水、又很性感、很嗲的聲音，搞得他神魂顛倒，他後來變得乖、多順從啊！我叫他幹嘛他就幹嘛，我說：「喔！人家不行了！快幹我吧！用力一點！嗯！」，然後，你知道嗎？他本來是坐著在打手槍，聽我這樣一說，他整個人就半蹲著，假裝在幹我，我再跟他說：「喔！喔！抬高一點！再抬高一點！用力一點！嗯！嗯！」，然後，他真的就愈抬愈高，看得我都快笑出來了。後來那個人一直弄好久喔！都不出來！我覺得厭煩，想走了，就騙他說：「喔！喔！人家不行了，人家出來了！流好多喔！好濕喔！你看！都滴到你的毛上面了！」，然後，你知道嗎？他真的馬上低下頭去看他的陰

毛耶！嘴巴還一直說：「喔！真的嗎？真的嗎？」，然後，我就跟他說：「人家濕透了，我到浴室拿面紙，你等我喔！」，我就關上螢幕做其他事情去了！然後，你知道嗎？過了兩三天之後，因為我前幾天都很忙，所以沒時間上網，你知道嗎？他竟然又跑來，還不太高興地問我，為什麼那天沒有再回來？還問我說這幾天為什麼都沒有上來？說他這幾天一直在網上掛著，等我出現，我心想著：「我幹嘛要跟你報告我的行蹤啊！」，然後，他就一付很跩的樣子，還說有多少女人想跟他玩，他都不願意呢！我心想著：「反正你的屌我都看過了，我才沒興趣跟你耗呢！要玩我也要找別人玩！」，然後，我就把他的螢幕關掉，妹妹我才不鳥他呢！

娃娃熊在網路世界中所表現出來的自信與力量，乃源自於他在一連串的被壓迫與反壓迫的過程中，所萌生出來的深刻領悟，亦即每個自我其實是殘缺不全的，都是在尋求一種無法明述的慾望滿足；性／別主體及認同往往都是在不斷與他人的互動指涉中，暫時性地且極不穩固地被建構出來，因而其中存在著一種應該被尊重的差異性，也正因為他體會到這樣的一種差異性的存在，所以他漸漸地不再對自己的性／別特質感到罪惡感，也積極地學著如何去尊重每個人不同的生命特質。如他所言：

有一些哥嫌我太C了，但有些哥卻說我不夠C，還有一些哥本來說我C，後來又覺得我不夠C，我以前常會想說，那妹妹我到底夠不夠C呢？但現在我相信，其實每個人的內心世界都蠻複雜的，一些想法也都不斷在改變，連

我自己也一樣啊！但我是覺得，自己應該是蠻C的，就算有人覺得那樣是變態的、不正常的，我也不會很在意了！妹妹我是想說，既然它是我的一部份，那我就接受它吧！……很多東西都不會只有一種標準模式，人也是啊！就像男人跟女人啊！Gay跟Straight啊！都不會只有一種類型！Transsexual也一樣啊！也可以有像妹妹我這樣，很熊的Transsexual啊！我以前也會有一些刻板印象，覺得什麼樣的人就應該要怎麼樣，如果跟一般標準不一樣的，我也會去批評人家，可是自從在網路上看到那麼多不一樣的人，很多都是不敢在真實世界裡把他們自己的慾望跟想法跟別人講的，像是喜歡玩SM的！要妹妹我跟他一起穿女裝做愛的哥！還有問我可不可以在他身上小便的！……妹妹我是覺得，怎麼說，我從網路上學到一種差異性，它也會影響到真實世界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越來越懂得去尊重各種差異性吧！

如果說真實世界裡的種種歧視與壓迫，使得一群擁有娘娘腔童年回憶的男同志們，在相當的程度上無法再現他們那複雜變動的自我當中的無法割離的CC部分，那麼，在顛覆了虛與實、男與女、同與異、自然與文化的網路虛擬世界裡，他們則得以連結到那個被壓抑著、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憶。真實世界裡的「陽剛的女政戰」作了如下的「陰柔的告白」：

電腦是我除了酒吧、三溫暖之外，一個可以跟這個圈子接觸的管道，當我用女政戰或比較陰性的名字時，會有一種讓我回到國中時代的感覺，有些回憶會浮現出來，

就是那些不允許在真實生活世界出現的想法、行為，好像又可以顯現出來了！我會覺得有種釋放的感覺，不用那麼「一丁」，很輕鬆、自在，沒人知道我啊！我就可以利用那個名字，盡量來揮灑我的一些想法！

類似的感受也浮現在韻貴人的網路扮裝經驗中。娘娘腔的童年回憶，對他而言，一直是不堪回首的！訪談一開始時，他極力避談有關童年時期的種種，而僅以「我忘了」、「這好像沒什麼好說的」加以回應，一直到了訪談快結束前，當我們談到他如何在 Club1069 討論區捍衛 CC Gay 人權時，他才透露前章節所提到的，曾經被欺負到憤而持刀追殺一個長得很像 T 的女孩子的傷感往事，同時也為他以韻貴人這個虛擬人物所從事的種種網路平權運動，做了如下的感言：

我從來沒有說過要捍衛我自己，但是我會想到從前童年的事情，我會希望為這個事情有一個公平性，怎麼講，一個平衡點吧！我希望找到這個平衡點！所以在網路上，玩女性的角色扮演時，我覺得我可以找到這個平衡點！

Sherry Turkle 在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一書中，以一種心理學的角度指出，「即使網路空間並非總是有助於心理成長，但它確實具有一種高度的召喚能力，且相當有利於心理動力的治療過程。」(Turkle 1995: 208)。然而，我認為，網路酷兒們在線上世界裡的自我心理治療及自我培力壯大的過程，實具有一種更為深邃的意涵，換言之，當他們在虛擬空間被一種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憶所召喚時，此一召喚實緊扣著一種相當詭異的「背離正常性」、「違逆主流化」的「酷兒力量」(queer power)。

在真實世界裡，四位訪談對象，不論是具備變性慾者身份的第三性妖精和娃娃熊或是擁有男同性戀者認同的女政戰和韻貴人均坦承，他們都曾經有過或一直到現在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抱持一種邁向性／別正常化的想像，例如，在第三性妖精和娃娃熊的一種認知裡，似乎只要完成變性手術，便能使自己成為一位正常的異性戀女性，而在變性之前，自己仍具備生理男性的身份，所以還是得向一些社會的性／別規範妥協；另一方面，女政戰及韻貴人則不斷地努力內化一種社群內的陽剛規範，以期許自己成為一位性別表現正常的男同性戀者，並相信，只要同志們表現出一種符合主流社會所期許的正常性，同志族群便能為主流社會所接納。因此，對於真實世界裡的四位而言，童年時期的那種被譏為「不男不女」、「心理變態」的羞辱感，正是邁向性／別正常化的他們所企圖擺脫的。

但弔詭的是，這種企圖擺脫的娘娘腔童年回憶，卻總是如幽靈般地在內心世界裡纏繞不已，特別是在進入網路世界後，自己總是被一種無法言喻的、與所謂「正常性」、「主流化」背道而馳的力道，不斷地蠱惑著回歸那個遭到咒罵的、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憶，於是，他們欣然地操演著一種「不正常的」、「不符合主流品味的」、「令人不恥的」的虛擬角色，如第三性妖精被批評為「酒店小姐」、娃娃熊的「淫蕩小辣妹」、女政戰擬仿又老又醜的「周遊阿姑」及韻貴人那又毒、又狠、又惹人厭的「秀枝阿姨」角色性格等，並從這類「酷兒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 中，反生出一種得以自我解放、自我壯大的力量，甚而這樣的一種力量更逐漸地影響著線下世界的自我，換言之，這也正是 Sedgwick 所深信的，「假如『酷兒』是個在政治上有力的名詞——事實上它也是——那絕不是因為它可以脫離童年時的羞辱場景，而是因為它把那種羞辱的場景當作一種近乎取之不盡的能量轉換來源。」(Sedgwick 1998: 101)。

總之，當娘娘腔被以一種污名的形式投擲到一群生理男孩身上時，它似已再現為一段漫長巴比倫放逐的起點。這群男孩不准回頭望，彷彿只要看一眼那個羞辱的源頭，自己就將幻化為鹽柱一般，但弔詭的是，那個起點卻未曾安份地定立於那個自以為已被拋離的遙遠的他方；它始終如幽靈魑魅一般纏繞在前頭，阻絕了邁向那個性／別正常化的烏托邦式的終點，並且不斷地蠱惑著、召喚著回歸那個充滿羞辱感的性／別錯亂的起點。

因此，在起點與終點之間，網路酷兒們一直在尋找一個如同韻貴人所想像的「平衡點」，一個被寄望著能夠悄悄地重返童年時的羞辱場景的平衡點，甚至是一個讓如今已成熟壯大的自我得以幻想拭去那個躲藏在內心底層的孤立無援的娘娘腔小男孩的冰冷淚水的平衡點；然而，那卻也是一個在真實世界裡無法完全企及而令人充滿悔恨的平衡點，於是，在網路的世界裡，酷兒們藉由一場場虛擬的扮裝表演，哀悼著那被迫割裂的 CC 自我，進而得以擁抱那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回憶，並反生出一種解放、抗爭的能動性。

六、結論

如果我們能夠認清自己始終是被象徵體系、被語言所改變的話，我們就能讓我們的眼睛一直睜開著。

—— Kristeva 1982: 88

關於我自己童年的種種，我似乎也一直有許多話要說，但卻始終欲言又止，是我害怕看到什麼嗎？2002年11月上旬，當我正因原先就讀的 Birmingham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ology 被校方強令關閉、兩位指導教授被迫離開而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時，University of London,

Goldsmiths College 社會系教授 Victor Seidler 適時對我伸出援手，而提供我一些研究上的寶貴意見。在他讀完我所整理的部分田野訪談內容後，他的第一句評語便是：「我覺得你跟你的訪談對象之間，似乎刻意地保持某種程度上的距離」，他的這句話完全擊中了我在研究上的缺失及性格上的弱點。一位受訪者也曾對我提出類似的質疑，「好了！我都說很多了！現在換我也想問問你，你是 Gay 嗎？我覺得你好像跟我們不太一樣，而且通常會想研究 Gay 的，都嘛是一群異性戀」。

上述的質疑除了曝顯了我自身周旋於「相對優勢的學術研究者」及「相對弱勢的性／別異議者」雙重身份間的尷尬處境外，更指出了我仍殘存著對於自己那充滿羞辱感的娘娘腔童年史的持續抗拒感，以及對於自己那繁複變動的性／別主體所衍生的焦慮感。如同韻貴人一般，我始終抗拒著回想自己的童年史，但有兩幕關於童年的場景迄今卻仍不斷出現在我所謂的「惡夢」裡。其中一幕是關於一個長期遭到勒索的娘娘腔小男孩被推倒在地後，倉皇起身，繼而慌張地逃向操場的另一端，在夢裡，我可以看到那張因著極度驚恐而呈現慘白的臉孔；另一幕則是關於另一個娘娘腔小男孩的眼神，他的眼神混雜著慌張、無助與仇恨，因為一群欺負他的小男生向新來的老師檢舉他的娘娘腔行為，於是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警告他，如果他再不改掉這個「惡習」的話，就要通知他的家長。前一幕的娘娘腔小男孩就是童年的我；但我後來卻成為第二幕場景中，向老師檢舉的小男生之一，於是，那對充滿恨意的眼神便成為我揮之不去的夢魘。

那個當年在操場上倉皇奔逃的我發誓再也不讓自己成為受欺負的對象，於是，我努力掩飾自己性格及行為上的娘娘腔，就如同女政戰一般，竭盡所能地讓自己成為一個所謂的「正常的男孩子」，甚而我也學會了如何藉由欺負比自己更陰柔的小男生，以證明自己已

經不再是娘娘腔了。反諷的是，當我剛進入男同志圈時，基於我那取自於異性戀主流社會「男同性戀者就應該是娘娘腔」的刻板認知，我便如同脫韁野馬般地儘情操演著那自童年起即被壓抑的娘娘腔自我，直到我認清了 CC Gay 非但不是圈內主流、反而是多數男同志眼中欲除之而後快的「異端」後，我又努力學著成為一位陽剛的男同志。

1999 年的秋天，剛抵達英國時，我開始接觸同志網路世界，首先參與討論的，並非男同志網站；而是一個女同志網站，我在該網站的討論區內擬仿了一個「性格豪邁」的「婆」的角色，取名為「豔婆」，我記得當時還參與了一場圍剿一名前來鬧場的男異性戀者的抗爭行動。大約兩個月後，我轉戰 Club1069 男同志網站，當時討論區正瀰漫著一股「恐 C」的氛圍，CC Gay 成為一個最常被檢討的、被抨擊的另類族群，於是，我將「豔婆」轉換為「C 婆」、「C 蒙婆娃」，虛擬一個很「恰」的 CC Gay 角色，與一群同樣使用女／陰性 ID 的網友們，共同併肩作戰，反擊了一些「恐 C」的論述，也因此認識了包括第三性妖精、女政戰、韻貴人等在內的一群受訪者。

即使藉由「C 婆」、「C 蒙婆娃」的虛擬角色，我發表了許多迄今回想起來相當荒謬不已的言論，但我的 CC Gay 認同也因而再度被強化了；不過，它卻也與自我認同中的陽剛一面，形成一種矛盾抗爭的狀態。甚至有一天在 Birmingham 的一家同志 Cafe 裡，我竟一時著迷於一位英國的「Butch Lesbian」(T 拉子)，而對她產生一種既認同又慾求的想像，於是，我終於意識到，自己那看似穩固的性／別主體，其實是處在一種分裂不堪、變動不已的狀態。

如果我的性／別認同始終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依存關係中，由各種歧異的慾望身份，不斷競逐後所暫時地、勉強地拼湊出來的整體假象，那麼，我敢不敢讓自己睜開雙眼看著這個已然分裂、持續變動的性／別主體呢？

這篇論文除了敘述著一群網路酷兒們如何藉由在線上世界的跨性／別操演，以探索自身的性／別認同外，它更是一段我個人學習如何睜開雙眼看著自己那分裂、變動的性／別主體的過程，以使自己體認到，「我就是卑賤的 (object)，一個終將死去的言說主體，本身不完整且依存著大對體」(Kristeva 1982: 88)，如果我敢讓自己睜開雙眼看著，那麼我將不只看到自己身為那卑賤的「棄卻物」本身，我也將看到他人如何將自身的焦慮、不安，投射到我身上。我的污穢當真能成就他們的聖潔嗎？如果我所再現的正是他們內心的恐懼，如果我就是那個卑賤的棄卻物，那麼，他們何不也勇敢地睜開雙眼看著自己？

註釋

1. 「CC」即英文「sissy」的簡稱，意指「娘娘腔」。在台灣男同志社群內，「CC Gay」或「C Gay」常被用來指稱一群具備陰柔特質的男同志，類似的用語還有「C妹」、「C族」、「Gay妹」、「G妹」、「妹子」、「姐妹」、「娘們」等。
2. 「男同志」一辭究竟專指「男同性戀者」，或亦可擴大涵括其他的「性異議者」(sexual dissidents)，在台灣男同志社群內，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自1980年代末期起，香港華人同性戀社群首先啟用「同志」一辭，以做為身份認同的稱謂。1992年12月，金馬獎國際影展籌劃一個專門播映二十多部 queer films 的單元，於是，香港影像與劇場工作者林奕華便將「queer」一辭翻譯為「同志」，而名之為「同志影展」單元。自1990年代中期後，同志一辭在台灣主流媒體論述中，更已取代了之前甚具病理化色彩的「同性戀」一辭(紀大偉 1997: 37)。另一方面，當同志一辭儼然為一淨化後的主流辭彙時，一些來自性／別階級底層的騷擾、翻攪力量即層出不窮，因此，諸如「雙性戀同志」、「第三性同志」、「SM同志」等另類的辭彙組合，更相繼成為某些道德淨化份子眼中妨礙同志平權列車前行的違法加掛車廂。第三性(或跨性／別)族群究竟可否被視為同志呢？號稱全球第一本華文同志雜誌《熱愛雜誌 G&L》在第七期的一篇介

紹「第三性公關」的專文中，便以斗大的標題宣稱：〈他們不是同志，卻是我們的同志〉（鄧志傑 1997: 40）。這弔詭地說明著，即便在一群進步開明的同志運動者中，仍然對第三性（跨性／別）族群存有一種「欲拒還迎」的矛盾複雜心態，以及跨性／別族群本身因著同性戀者的排拒而產生的分離出走的意識。在這篇論文中，我傾向「酷異」（queering）同志一辭，亦即，它除了可以用以指涉同性戀者外，更可以為各類形形色色的跨性／別族群及其他的性異議者所挪用，以做為一種性／別擬扮、酷兒操演的另類資源。

3. 在這篇論文的某些段落中，我使用了「跨性／別者」一辭，而非「跨性別者」，其原因在於，四位受訪者在不同的程度上均感受到，「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與「情慾認同」（sexual identity）這兩個自我身份的面向並非互為獨立分離的，而往往是相互緊密地糾纏著。以其中一位擺盪於男變女變性慾者及陰柔男同性戀者兩種身份認同的受訪者——「零」氣逼人娃娃熊為例，當他認同自己是位男變女變性慾者時，便覺得自己是位異性戀女性；但當他轉而傾向認同自己是位陰柔的男性時，他又會覺得自己應該是個男同性戀者，換言之，隨著性別認同的轉換，情慾認同也往往隨之變動。更弔詭的是，當跨性／別者的慾求對象的性別表現與認同也呈現模糊曖昧時，自身的性／別認同便更趨繁複，例如，一開始原以為性愛對象是位很陽剛的男性，但性愛過程中才猛然驚覺到對方比自己還陰柔，因而當下便可能形成一種自己彷彿是位「女同志」的矛盾心態，另一方面，在與網友進行視訊性愛的互動過程中，對方對於自己的性別表現的評價，從「完全跟生理女性一樣」、「很陰柔」、「有點中性」、「不夠陰柔」到「其實蠻 man 的」等，這些不同程度的評價，也都會影響情慾認同的形塑。因此，就本文所要探討的某些現象而言，我認為，以使用「跨性／別者」一辭會較為貼切。
4. 此處我挪用了「操演」（performativity）一辭，乃為了強調，這類的網路跨性／別現象並非一種當事者可全然地隨心所欲的自主性演出，它其實還涉及了社會文化的（socio-cultural）及心理的（psychic）層面的形塑因素。
5. 關於論文中又來指涉四位受訪者的第三人稱主詞，在與四位商談後，決定一律使用「他」、「他們」。原因在於，即便是具備變性慾身份認同的第三性妖精與「零」氣逼人娃娃熊也不認為他們此刻已完全具備女性的身份，而適用於「她」字；但四位卻都認為，「他」字比「她」字更具備「中性」的意涵，而較為貼切於他們當前的性別特質。
6. 變性／慾者的身份認同的形塑及主體的打造是相當繁複且持續進行中的，因

此，以現存的一些充斥著異性戀性別二元意識型態的辭彙語法而言，實難以貼切地對其進行闡述，但在這篇論文裡，我仍然權宜地以「變性慾者」來形容「欲進行變性手術但尚未進行」、「欲進行變性手術但礙於主客觀因素而未能進行」、「只願或只能進行部分生理性徵的轉換」、「拒絕進行任何生理性徵上的轉換但仍自我認同為變性慾者」的一群跨性／別者；並以「變性者」指涉「已完成醫學認知上的變性手術」的跨性／別者。另外，「變性／慾者」一辭則是用來統稱上述「變性慾者」及「變性者」。

7. 根據我個人的田野調查訪談經驗，部份的男同志鑑於過去學術界多起侵犯同志尊嚴、隱私的案件，如發生於 1995 年 3 月 25 日的同志首度走上街頭以抗議當時的台大公衛所副教授涂醒哲在其研究報告中醜化同志形象（王雅各 1999: 65-86），而對於一些學術性研究的訪談邀約，仍心存芥蒂，甚至有一位受訪者即便得知我的男同志身份後，仍然會在言語間刺探我「是否為異性戀假冒的？」，因此，在對一些較為謹慎的或有所顧忌的受訪者進行首次訪談時，我通常都是採取筆記的方式，記錄整個訪談內容（因過去的職業關係，我具備了基本的速記能力），以降低受訪者的疑慮（因為錄音內容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並進而取得對方的信任感，也因此，在進行第二次訪談時，這些受訪者幾乎都同意改以錄音方式進行。此外，在挑選訪談地點方面，我基於尊重受訪者的隱私及意願此一前提，每由受訪者決定一個最適宜的場所，但若受訪者對於訪談地點沒有意見並希望我代為決定時，我則主動建議諸如台北市公館晶晶咖啡廳、台北市敦化南路誠品地下一樓咖啡廳及二二八公園附近的一些咖啡廳、餐廳等這類屬於同志的或對同志友好的（gay-friendly）的場所，並盡量挑選一些位於角落的安靜位置。至於一些居住在大台北地區以外的受訪者，由於我對於當地的地理交通及風俗民情較為陌生，所以幾乎都是由受訪者決定、安排訪談地點。少數受訪者基於交通上的考量，會主動建議一些位於他們住家或公司附近的一般公共場所，在此情況下，也相對地較易受到一些潛在的不友善氛圍的干擾，例如，曾有一次訪談進行中，隔壁桌的一對高中女學生便明顯地在竊聽我們的對話內容，並表現出一付獵奇的曖昧表情，而使得這位受訪者開始出現不安的情緒，於是，我立刻建議中止訪談，另擇時間、地點再繼續；但也有一些已出櫃的受訪者並不介意這類的非友善氛圍，反而偏好在一些非同志的場所接受訪談，以享受一種在異性戀主流空間裡公開敘述同志情慾故事的「敢曝」（camp）歡娛。
8. 「熊族」一辭在男同志社群內，簡而言之，乃意指「身材壯碩（多毛）」的一群男

同志，甚至部分擁有強烈熊族認同意識的男同志，還制定了一套嚴格的判定標準，例如肌肉中的脂肪比例等，以排拒一些肥胖而非壯碩的所謂「豬族」；經常與熊族相對並列的是「猴族」，後者意指身材精瘦的男同志。就像過去許多人存在著「哥哥配妹妹」的刻板認知一樣，「熊族一定慾求著猴族」或「猴族一定慾求著熊族」的神話也曾流傳過一段時日，但這類的組合神話近來已遭到質疑、解構。此外，熊猴絕對二分的效力也不斷遭受到一些無法被或拒絕被二元區分的所謂「合成獸」——既非(是)熊也非(是)猴——的挑戰。

9. 「恐C」即「恐懼CC」的簡稱，或稱「娘娘腔恐懼症」(effeminophobia)，意指恐懼或厭惡娘娘腔此一性別表現特質及擁有這項特質的生理男性。
10. Sedgwick 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提到，「許多來自不同理論及政治立場的研究都一致指出，無論一位成年男同性戀者目前自我察覺到或被社會認定的陽剛特質達到何種程度(從極度娘娘腔到極度陽剛)，他都非常有可能擁有一個自我意識到的娘娘腔、女性化或不夠陽剛的童年史。」(Sedgwick 1994: 157-158)。Sedgwick 更進一步在註釋中列舉這類的研究著作，包括 Richard C. Friedman 的 *Male Homosexuality*、Richard Green 的 *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 及 A.P. Bell、M.S. Weinberg 與 S.K. Hammersmith 所合著的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等，她尤其推崇 A.P. Bell 等人的研究結論：「在研究的各項變數中，童年時期的性別失調與成年期的同性戀之間有著最大的關連」，她認為，這項研究是從同志立場出發的，所以也是上述研究中可信度最高的(158)。
11. 娘娘腔或 CC 在台灣男同志社群內，不僅被視為一種惡習，甚至更被當成一種如同感冒一般的「傳染病」，可以藉由日常生活中的接觸而互相感染。而這樣的想法不僅存在於一些陽剛的或自認不 C 的 Gay 當中，就連一些 CC Gay 也在若干程度上內化這類的論述，例如韻貴人在訪談時，就不經意地透露了這類的想法，「C 是會傳染的，像感冒病毒一樣，因為姐妹混久了，難免會有一些小動作」。
12. Kaja Silverman 在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一書中，藉由所謂「李奧納多模式」(the Leonardo model) 來分析男同志的性／別認同的形塑時強調，「除非透過與陽具的這層關係，否則他既無法愛戀、也無法認同他的母親」(Silverman 1992:373)；而在論到男同志的陽具與男異性戀者的陽具之間的差異時，她則宣稱，男同志的陽具「未被父之名賦予威權」(it remains unauthorized by the-Name-of-the-Father)(373)。有關 Silverman 這方面的論述，黃宗慧在〈可疑／酷異的

伊底帕斯？——試解／結精神分析與同志論述之糾葛〉一文中，做了相當精闢的分析與批評（黃宗慧 2000）。總之，我要強調的是，男同志的陽具是否被「父之名」賦予威權，必需被置放在其本身與其所依存的他者的關係脈絡下來看待，換言之，一個陽剛的男同性戀者的陽具與男異性戀者的陽具相較之下，或許未被父之名賦予威權；然而，若其被置放在與娘娘腔的男同性戀者或男變女的變性／慾者的陽具關係脈絡下來看，顯然地，他的陽具在若干程度上已被賦予威權了。

13. 在我的一些受訪者中，有幾位呈現陽剛特質的男同志便堅稱，就他們的記憶所及，從未自我意識到或被他人指認出，他們在言行、思維上呈現娘娘腔的特質。當然，在娘娘腔污名的壓力下，這類告白的可信度或許會遭到質疑，然於此處，我所要強調的是，任何一種概括式的本質化論述，以用來斷定凡男同志必定是陰柔的或是陽剛的，都是十分危險的、粗暴的。
14. 關於臺灣男同志社群內的伴侶組合演變史，從早期流行的「哥哥配妹妹」等「陰陽組合」，到時下最被推崇的「哥哥配哥哥」或「哥哥配弟弟」等「陽剛組合」，其實也間接說明了男同志的慾望形式不斷地在酷異化中，但我認為，不論是對於主流社會或男同志社群本身，最具顛覆性的，莫過於正在興起中的「CC Gay 慾求 CC Gay」的慾望模式。目前還不太能接受這類慾望模式的娃娃熊，敘述了一段在網路上被一位 CC Gay 誠摯追求的難忘經歷：

昨天我在同志聊天室，遇到了終生所難以忘懷的事，我們一開始還 OK，我們是在熊猴族的聊天室認識的，他一開始說他自己是猴哥，可以當一（號），但聊到最後，我告訴他，我明天要去台北，我要下線了，我要早點睡了，他突然打出了一句讓我非常一生難忘的事，他問我：「你可不可以接受一個講話很 C 的人？」，其實他的文字表現還好，不會很 C，他說他平常講話就會 C，我跟他說：「我講話也很 C 啊！而且我床上也很 C！」，他說沒關係！他還問我能不能接受 C 的，我說：「兩個 C 的可以當成 couple 嗎？」，他就回答說，「如果連你自己是 C 的，你都不能接受 C 的，那如何讓別人來接受你自己呢？連你自己都會排斥 C 的，那些不 C 的，豈不是更排斥你了！」，我接著就反問他說，「兩個 C 的也可以當 lover 嗎？」，他回我說，「為什麼不可以？」，後來我就跟他說：「那我就曉得該怎麼說了！」，然後，他自己也蠻有禮貌的就回答說：「好吧！那我不

打擾你了！加油！」。

有趣的是，娃娃熊的這位網路追求者除了批判也已被部分 CC Gay 所內化的「恐 C 症」現象外，他還進一步挑戰了諸如 CC Gay 只會慾求著陽剛的 Gay 及 CC Gay 只能扮演「被插入者」（零號）角色等刻板單一的慾望模式。

15. 「媽」字輩是台灣男同志社群內對一群年長資深的 CC Gay 的一種尊稱、暱稱。早期時，男同志酒吧的經營者也常被在其姓氏下冠上「媽」字，如已故的前柴可夫斯基酒吧經營者「趙媽」即是。此外，媽字輩也不再限於尊稱資深的 CC Gay；對於一些年長資深的男變女變性／慾者也以媽字輩尊稱之，例如男變女變性／慾者人權工作者「劉媽」即是。
16. 例如，撰寫《彩虹陰陽蝶》一書的男變女變性慾者慧慈的情慾對象便是生理女性而非生理男性，因而在情慾認同上將自我界定為女同志。此外，我的一位男扮女跨性／別受訪者 Terry 也向我透露，其在日本居住時曾與一位日籍女同志作家發展一段親密關係。
17. 「T」即是英文「Tomboy」的簡稱，正式的英文學名為「Butch」，意指「冷峻陽剛強壯的雄性化女同志」（洪凌 1997: 52）。
18. 例如，本身即是男變女變性者、跨性／別人權運動者、學者及女性主義者的 Carol Riddell 在「Divided Sisterhood: A Critical Review of Janice Raymond's The Transsexual Empire」一文中，即毫不諱言地表達出她在閱讀此書時所感到的極端憤怒與痛苦，她強調，Raymond 的觀點及其所發揮的影響作用，尤其讓如同她一般獻身於女性主義運動的男變女變性／慾者的處境更加艱難（Riddell 1996）。
19. 在英國的社會，不乏一些中老年跨性／別者尋求變性手術的例子，例如，《太陽報》（The Sun）於 2002 年 6 月 17 日的一篇報導中指出，一位定居 Birmingham、四十七歲、祖父級的屋頂工人，同時也是一位業餘的足球員，更是眾人眼中的陽剛男子漢，在通過身心狀況評估後，順利完成變性手術，並將名字由原先的 Tony 改為 Helen（Scott 2002）。
20. 雖然英國的變性慾者在通過評估、診斷後，可申請 NHS funding 的變性手術費用給付，但過去也曾偶傳一些因為地方政府官員從中作梗，而迫使部分變性慾者改以自費方式進行手術的例子（Whittle 2002: 113-4）。
21.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此處所述及的陽剛擬仿角力，究竟是複製了或是挑戰了父權結構呢？此外，一個擬仿了女性特質的 CC Gay，當他反過來擬仿異男或同男的陽剛特質時，也就是當他「扮女再扮男」或「扮女又扮男」時（挪用

張小虹的扮女扮男之各種可能差異的解說)(張小虹 1996: 190)，這樣的性別擬仿又對主流社會及男同志社群產生何種顛覆效用呢？

22. 就像台灣的跨性／別族群將自己命名為「**第三性**」；日本的跨性／別族群則自稱為「**new half**」。根據第三性妖精的說法，日本的 **new half** 族群相當地活躍，其現身的場域並不限於「**情色界**」；甚至還包括了主流的「**藝能界**」(演藝界)在內。
23. 「**T 拉子**」意指「**冷峻陽剛強壯的雄性化女同志**」(洪凌 1997: 52)。「**拉子**」一辭最早出現在知名女同志作家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一書，而後逐漸盛行於臺灣女同志社群，以作為女同志的代稱。
24. 2003 年 2 月 21 日，就在我與第三性妖精進行第三次訪談時，他向我透露，在過去六個月裡，他都一直以服用避孕藥(內含女性荷爾蒙的成份)的方式，試圖讓自己擁有一對豐滿堅挺的乳房，但除了肌膚變得較細嫩及胸部出現漲痛感外，並未出現自己原先所預期的胸部明顯隆起的效果，反而還伴隨著焦躁易怒及容易疲勞等副作用，最後在男友的勸告下，決定中止這項以服用避孕藥進行隆胸的計畫。目前，他正在審慎研議著以整型手術方式讓自己擁有一對夢想中的乳房的可能性。
25. 關於「**cyborg**」一辭，國內學界便出現幾種不同的中譯，如卡維波將其翻譯為「**生化電子人**」(卡維波 1998: 40)；王志弘譯為「**人機合體**」(王志弘 2002: 8)；蘇健華則譯為「**人機介面**」(蘇健華 2002: 114)等。然而，這類的譯名似乎僅偏重於人與機器的混合狀態，而忽略了人與妖獸的交雜面向。在本文的脈絡之下，我建議可將其翻譯為「**人妖機體**」，以供網路酷兒族群挪用後的自我命名，其原因在於：「**人妖**」一辭，對於一些台灣的男同性戀者及生理男性跨性／別者而言，為一充滿羞辱感的童年期共同污名回憶，它出自於主流社會基於自身的憤怒與仇恨的一種集體想像，因而建構出一種半人半妖、人形獸行的污名化意象，以投射到一群被貶抑的生理男性性／別弱勢者身上。近來在一些男同志網站的討論區內，已出現越來越多的酷兒欣然擁抱人妖及類似的污名，就像《孽子》一書中，小玉歪唱「**人妖歌**」時的「**敢曝**」(camp)歡愉(白先勇 1993: 361)，這群網路酷兒們也以華麗喧鬧的姿態，熱情擁抱人妖的污名。另一方面，在一些華人神話故事的想像中，動物可藉由修煉而幻化人形，於是，這類動物妖精神話也隱約地揭露著，在華人的想像世界裡，人與動物之間並非存在著一條無法橫越的疆界。因此，「**人妖機體**」的現身，也正式宣告著結合了跨性／別人種、妖獸與電腦機器的網路酷兒時代的到來。
26. 根據羅燦焜在同一篇研究論文中的說明，所謂網路貧民窟論點，乃指「網際網路反

映男性想像與慾望，電腦中介傳播提高個人對性別實踐的自我覺察。因此，網際網路非但無法在虛擬空間中消除性別偏見基礎，反而複製及強化男性的自我認同及父權體制對女性的控制與壓迫」(羅燦燦 2002: 3)。

27. 「秀枝阿姨」是民國七〇年代華視閩南語連戲劇《媽媽！請您也保重！》中的一個狠角色。秀枝阿姨是收買小女主角阿春為童養媳的富有人家裡的女管家，她對阿春極盡凌虐之能事，於是，秀枝阿姨在一些「**五年級生**」(民國五〇年代出生的人)及「**六年級前段班**」(六〇年代前期出生)的 CC Gay 心中，便再現為一個年紀夠大、心腸夠毒、言行夠狠的角色，而不斷地被戲謔、擬仿著。
28. 陳怡安在〈線上遊戲的魅力〉一文中，對於玩家們如何在遊戲中釋放出？心深處的慾望與想像時提到，「當遊戲的彈性愈來愈大，更能反映出人們有能力讓環境配合玩家的需要，玩家在遊戲中發現宇宙，它成為探索人類所有可能的神奇實驗室。實現了人類的夢想，提供了玩家一個最佳的場域，因為它滿足了玩家內心的需求與渴望，讓心靈找到出口，展現無限之魅力。」(陳怡安 2002: 210)
29. 台灣男同志社群內的「**去娘腔污名化**」的聲浪似乎與一種要求回歸「**正常性**」的所謂「**性羞辱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sexual shame)有著相當大的關連，如 Michael Warner 在 *The Trouble with Normal: Sex, Politics, and the Ethics of Queer Life* 一書中所指出，這種性羞辱政治學驅使一群渴望融入主流社會的男女同性戀者企圖營造一種去情色的同志文化假象，並極力與一群不符合主流性／別規範的酷兒們劃清界線 (Warner 2000: 41-80)。
30. 趙彥寧也曾對台灣同志運動及論述中的「**潔淨化**」傾向提出評論，她強調，「因為潔淨本身不僅是一種價值判斷，也是重新認可與再生產了社會既存分類標準的文化實踐；而且就研究本身而言，也極可能『潔淨化』、『單純化』、『政治正確化』了同志(或酷兒)的意涵、與同志文化(理論上應該具備的)多元性」(趙彥寧 2001: 91)。

引用書目

- 王志弘 (2002.7)，〈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資訊社會研究》3: 1-24 頁。
- 王雅各 (1997)，《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台北：開心陽光出版公司
- 卡維波 (1998)，〈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3/4 期: 32-46 頁，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白先勇 (1993), 《孽子》, 台北: 允晨文化。

何春蕤 (1998), 〈從左翼到酷異: 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 《性／別研究》3/4 期: 260-99 頁, 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2002.6), 〈認同的「體」現: 打造跨性別〉,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 期: 1-43 頁。

紀大偉 (1997), 〈同志〉, 《酷兒啟示錄: 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 紀大偉主編, 台北: 元尊文化公司, 37-9 頁。

洪凌 (1997), 〈湯包與婆〉, 《酷兒啟示錄: 台灣當代 QUEER 論述讀本》, 紀大偉主編, 台北: 元尊文化公司, 52 頁。

真正的同志 (2000.9), 〈希望你們趕快去變性, 和我們劃清界線, 不要自稱同志了!〉, Club1069 討論區 www.club1069.com。

張小虹 (1996), 《慾望新地圖》, 台北: 聯合文學出版公司。

—— (2002), 〈女同志理論? 性／別與性慾取向〉,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顧燕翎主編, 台北: 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3-68 頁。

黃宗慧 (2000), 〈可疑／酷異的伊底帕斯? —— 試解／結精神分析與同志論述之糾葛〉, 《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 何春蕤編, 台北: 麥田出版社, 31-66 頁。

陳怡安 (2002.7), 〈線上遊戲的魅力〉, 《資訊社會研究 3》, 183-214 頁。

趙彥寧 (2001), 《戴著草帽到處去旅行》, 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劉人鵬、丁乃非 (1998), 〈罔兩問景: 含蓄美學與酷兒攻略〉, 《性／別研究》3/4 期: 109-55 頁, 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鄧志傑 (1997.6), 〈他們不是同志, 卻是我們的同志? 第三性公關愛恨情仇〉, 《熱愛雜誌 G L》7 期: 40-2 頁。

羅燦煥 (2002.12.14-15), 〈線上性別 vs. 線下性別: 網路互動中的性別形構〉, 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年會, 台中東海大學。

蘇健華 (2002.7), 〈Cyborg、烏托邦〉, 《資訊社會研究》3 期: 113-48 頁。

C 妹滾出同志圈 (2002.5), 〈她們跟我們不同, 志不同道不合〉, Club1069 討論區, www.club1069.com。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8), 〈情感與酷兒操演〉, 金宜蓁、涂懿美譯, 《性／別研究》3/4 期: 90-108 頁, 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Bell, A. P., Wienberg, M.S. and Hammersmith, S.K. (1981),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Dery, Mark (1993), 'Flame Wars,' i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Autumn. Special Issue: Flame Wars: The Discourse of Cyberculture, pp.559-68.
- Ekins, Richard (1997), *Male Femaling: A Ground Theory Approach to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Fraiberg, Allison (1995), 'Electronic Fans, Interpretive Flames: Performing Queer Sexualities in Cyberspace,' in *Works and Days*, 25/26, 1, 2, 1995. Published Online: www.acorn.grove.iup.edu/en/workdays/Fraiberg.html
- Friedman, Richard C. (1988), *Male Homosexuality: A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eud, Sigmund (1991a), *On Metapsychology: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Penguin Books.
- (1991b), *On Sexu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 (2001), *Leonardo da Vinci: A memoir of his childhoo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Fuss, Diana (1991), 'Inside/Out', in Diana Fuss (ed.),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p. 1-10.
- Garber, Marjorie (1992),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Green, Richard (1987), *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 Haraway, J.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 Kristeva, Julia,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Leon S. Roudiez,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rton, Donald (1999), 'Birth of the Cyberqueer', in Jenny Wolmark (ed.),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o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 295-313.
-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Riddell, Carol (1996), 'Divided Sisterhood: A Critical Review of Janice Raymond's The Transsexual Empire,' in Richard Ekins and Dave King (eds.), *Blending Genders: Social Aspect of Cross-Dressing and Sex-Changing*,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p. 171-89.
- Raymond, Janice G. (1980), *The Transsexual Empire*, London: The Women Press.
- (1994), 'Introduction to the 1994 edition,' in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She-Mal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pp. xi-xxxv.
- Scott, John (2002), 'Once I was Tony the rugged roofer, Now I'm Helen', *The Sun*, June 17, 2002, p.15.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4), *Tendenci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Silverman, Kaja (1992), *Male Subjectivity at the Margin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Stewart, William (1995), *Cassell's Queer Companion: A Dictionary of Lesbian and Gay Life and Culture*, London: Cassell.
- Turkl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Wakeford, Nina (1997), 'Cyberqueer,' in Andy Medhurst and Sally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Cassell, pp. 20-38.
- Warner, Michael (1999), *The Trouble with Normal: Sex, Politics, and the Ethics of Queer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tle, Stephen (2002), *Respect and Equality—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